

摩訶經

卷之

上

第一章 降龍羅漢降世

話說甲申年，天下大亂，遍地烽火，民不聊生，人心大變。這時驚動天庭，立刻召開開議，出席有太白金星，托塔天王等，商討如何超度孤魂，挽救人心。商討結果，說大宋年代，曾有降龍羅漢降世，普渡衆生，功德不小，至今傳留民間，印象頗爲深刻。現在何不再到如來佛那裏，請求委派降龍羅漢下降塵間，以救塵間劫運。玉皇一聽大喜，立刻派二郎神楊戩，來到如來佛前，呈遞國書，如來我佛一見，立刻派降龍羅漢下降塵間，楊戩回奏天庭不提。且說降龍羅漢，來到塵間想到宋朝時代，打粉泥，捏佛像，自號濟顛僧，宏揚佛法，還是從下層階級人手，佛教是平等的，不是貴族的。這是在臨安西湖一帶宏揚佛法，這回該到北方來吧，北方人心最野，宗教複雜，這回來到北京。敢則人心不古，比宋朝差得太遠了。宋朝那時，天下太平，人心已經很壞，現在的人心，比宋時還壞，宋時人看見窮苦的人，出錢買些東西，但究屬尚好，現在的人，勢力眼的厲害，不但募化施捨不成，就是買些小錢，人家都不給。不但普通人看不起

窮和尚，就是和尚都看不起窮和尚。像他這打扮到那兒都不收。以前吃狗肉是故意吃狗肉，現在想吃狗肉就不可能了。不用說他沒錢，去給人他是濟顛和尚，就是告訴人家說他是濟顛和尚。人家都笑他。沒辦法，非分出個本相來，無祛轉移人心，他到商場兒有說濟公傳的。他以為人家見了他，說不知道他是濟顛僧嗎？誰知那說評書的說：「諸位若早問濟公長老是什麼樣兒。您看見這位和尚沒有，就跟這位和尚差不多，可是這長老覺得道高僧神通廣大，頭上有靈光。這懶和尚，要早叫防疫的看見，非得給他扎針不可。」大家大笑，濟顛一聽，簡直是大變人心了。古時候人的口心如一，現在口心不一致，嘴說得挺好聽，可是一作起來，就不是那麼一回事。心、口、行、三樣皆不同。心裏還想着若是自己遇到聖僧長老，拜他老人家爲師，多好，可是真遇見窮和尚，把鼻子一捲，說幾句討厭，就這種行爲，他的心怎樣想得好也不成。好在濟公長老也不以人們的勢力眼介意，不過人越勢力眼，人心越不好。先要把勢力眼糾正過來，人心才能明白真的善惡，濟公走出商場，來到大街上，走到誰的眼前，誰都緊着他，賣切糕的見窮和尚過來，立刻切一塊遞給他道：「一遠遠的。」他不是爲慈善，而且怕窮和尚抓食，而且

「這餅發過乾，就買賣。和尚拿香切糕吃下去了，說道：『真好吃，再來一塊。』賣切糕的
道：『你這和尚可太豈有此理。要上港完了。淨有！』和尚道：『你不是施捨的嗎？』
賣切糕的道：『誰說是施捨的？』和尚道：『你不是施捨的，怎麼肯給我一塊？』
那別人說好笑，賣切糕的道：『給你一塊，這餅就都遠遠而去，別在這兒耽誤我的買賣。』
「我這發賣的不是捨的。』和尚道：『我買一塊，這一大塊的餅錢？』賣切糕的道：『
你這和尚太誠心搗亂，這餅到底你要買多少，不跟你多要。』賣切糕的道：『心想，倘若
我提些什麼，買切糕嗎？』和尚道：『甘塊錢？』於是和尚懷裏取出半塊，竟擲出
一塊錢，和尚道：『不但賣切糕的難，就是走路的人，看着那奇怪，寧和和尚有如此特，
竟敢賣切糕。』賣切糕這時無話可說，把錢收過來，拿着跟着各處問，是不好傳，都說
不真。賣切糕的才走過來道：『切糕了嗎？』和尚道：『切許多小塊。』說着，和尚喊
道：『這餅發過乾，一本來就發過乾，發了發過乾，發了發過乾的切糕，』和尚道：『
這餅發過乾，這餅來的帶來的乞丐，一齊跑過來，大家爭搶切糕。』和尚道：『一人一塊，不
能多拿。』有的好心眼兒的，就拿一塊，有的欺侮和尚是半瘋子，有拿了三兩塊，剛要

被嚇得，摔了一跤就沒有了。十分納悶。就聽和尚嘆道：「誰要拿兩塊，叫他摔跟頭。」

大家心裏納悶，而窮和尚的名兒從此就傳出去了，大家都說：「這個瘋和尚真牛氣，自己的連雙鞋子都沒有，倒買二十塊錢的切糕，叫大夥兒吃了，你說不希奇嗎？」一賣切糕的一會兒工夫賣了廿塊錢的，也自高興，收拾傢俱，回家去了。到家一看，才知道少了廿塊錢，不知那裏去了。和尚這廿塊錢，來的真怪，百思不解，自己也就認倒霉罷了。和尚把切糕放完，自己在街上走着，忽然看見一個人，行走倉皇，追趕電車的樣子。和尚一看，打了一個冷戰，只念唵陀佛，善哉善哉！這個人將有大災難臨身，此人孝母最孝，我和尚得搭救他。一方面救他，一方面還得除害，這裏伏有姦情，我和尚不能不管。和尚想着，便追着這個人走，這個人果然直奔電車而來，電車正停在站上，上人非常擁擠。和尚也擠了過去，售票的喊：「諸位等下輛吧，上不去。」那個人因為有急事，抓住銅柱，便擠了上去。和尚也跟在後面。售票生道：「這位和尚別擠啦，您還要坐電車？」和尚道：「那怎麼着？」和尚不准坐電車嗎？一售票生道：「沒地方了您這身兒，還往裏擠，那兒成呀！」和尚道：「這身兒，該要挨着我，我跑去瘋延年。」

香粟生笑道：「就憑這身兒？別玩笑啦！」大家也笑。香粟生一吹笛子，車就開了，和尚嚷道：「不成，我得上去。」說着，便跟着電車跑。這奇怪，和尚抱着兩隻草鞋，跑的還真快，百米賽跑的學生都不成。電車開多快他跑多快。車上的和路上的人，全都納悶。這個瘋和尚跑的真快，和尚一跑跑着，一差唱着皮歌，絕不喘氣，他唱道：「你說我瘋我就瘋，瘋子原來大不同，縱然電車開得快，貧僧兩腿快如風。」電車到了站和尚也到了站，大家都納悶，這時香粟生喊道：「不下的沒有？沒有就走啦。」和尚便在上擠一推香粟生一推他，把和尚推了一跤，香粟生一吹笛子，車就開了。香粟生轉身往車裏走，一看和尚却在車上，他奇了，和尚怎麼上來的呢？沒看見和尚上來呀。他叫和尚打香粟生，和尚道：「多少錢哪？」香粟生道：「三毛。」和尚道：「一五分鐘成不成？」香粟生道：「一坐電車沒有打價兒的，你這和尚窮搗亂。」和尚道：「給你三毛。」和尚打了香粟生，別人都躲着他。他走到那孝子身旁，那孝子也直躲他，和一個穿大衣的一塊兒站着，和尚一看孝子也勢方眼，這年頭兒真沒辦法了。這時福不單行，禍竟雙至，那孝子挨着的是一個小偷兒，那小偷偷兒人都注意，那和尚的時候，他把手伸進孝子的兜裏，把一

打子鈔票都偷了去。孝子心裏有事，所以一點也未注意，可是和尚知道，見那小偷兒決不善賴。那小偷兒把鈔票竊取到手，來了二種便道，把鈔票遞給另一個同夥，那同夥得錢，便匆匆走下電車，下了電車，再一摸兜，錢又沒了。他十分奇怪，問那錢在兜裏，怎麼會沒了呢！裝錯了！不致於呀？又被別人吃了去？同道的不能作這事。這時車開走，他也無法，只好等那同夥下來再說。那個小偷兒還在車上，這時就見和尚口懷裏掏出一打子鈔票來，來回的點。大家看着，這和尚那裏來的這麼些鈔票，這和尚一定不是好和尚，那小偷兒看見，不由心裏動了，便挨過和尚來，和尚把錢放在懷裏裝着不省神的樣子。那小偷兒果然看出便宜，竟把手伸入和尚懷裏，和尚連忙念六字真言。

（××）噫（〇〇）呢（〇〇）以（〇〇）嘿（〇〇）吽（尸×△）——用定身法，把小偷偷兒定住了。然後喊道：「可了不得啦，有了偷兒啦，要偷我的錢。電車站住！」電車站住了。大家一看，果然有個給竊犯手伸進和尚的懷裏，大家道：「他媽的這小李也笨，還不把手拿出來？」這時偵探過來了，給了小給一個嘴巴子罵道：「他媽的還偷哪！」那小偷不能動彈，和尚搖了他一下子他才會動彈，和尚道：「我這幾百塊錢，不容易

哪，我剛當了一票當，回去給母親治病去。請大夫，叫你偷了去，那如何能成呢？別
人聽差，以爲和尚還有母親，這一定是跳牆和尚。別人對他的話都不注意，這裏就驚動
了那孝子，那孝子一聽，跟自己的情形一個樣。他很納悶這時偵探把小偷兒，拉下電車
，帶到偵緝隊部去了。電車又過了幾站，那孝子見和尚總是跟着自己，不禁有些厭嫌。別
是這和尚也不是好人，他的錢方才拿出來時，頗覺自己的虧。他一摸兜，是沒有了；他
奇怪，和尚沒挨着自己，怎麼會把我的錢偷去？這時就見和尚又把錢掏了出來，還有一
張當票他一邊點着一邊說道：「剛在當舖當了一票當，這是五百二十塊錢，還有三毛錢
的毛票兒，差點兒就叫小偷兒偷了去。我回去還得給母親看病。」孝子一聽，完全是自
己的事，心想：「莫非和尚暗地跟了我半天了？這和尚一定不是好人，須得留意他，怨
不得前幾天一個相面的說我將有不幸之事臨身，別是這個和尚暗算我吧？」他一想到這
裏，不由駭怕起來，他不敢問和尚這錢是那兒來的。自己丟了就認了，回去再找票當當
。到站他該下來，他剛要動彈，和尚嚷道：「我下車了，我該下車了。」窮和尚一邊說
着一邊走了下去。那孝子見和尚是特別，怎麼知道我要在這裏下呢！你在這兒下，我偏

不在這兒下。那孝子又多坐了一站，他心想和尚一定找不着他，也就算了。誰知他剛下了電車，往回沒有走幾步，却又遇見和尚。和尚道：「才來呀？」那人怪不合適的，他也不知道說什麼好。和尚道：「回去別常常了，把這錢拿回去吧，要不是我和尚，這錢就叫小偷偷去了。以後留點神，錢帶多了別坐電車！」那人反倒過意不去，不知和尚這是什麼意思，他想到方才在街上嚷和尚搶切糕，大概就是這個和尚，這樣一說，這和尚也許是好人，可是他怎麼知道我的事呢，這錢怎麼會跑到他手裏去了呢，他正想着，和尚說道：「別想了，拿去吧，回去趕快瞧瞧母親去，這裏有丸子藥，化開沖下，病就好了，晚上別出門，不然可有凶險。」那人聽了半信半疑。和尚道：「聽我的話，別疑心，去吧！」那人接過藥和錢，說了幾聲謝謝，轉回步去，走了幾步，想起還沒有問和尚法號和那個廟，他又轉回身來，和尚道：「我是西湖靈隱寺濟顛僧。」那人一聽，不由大驚，說道：「您老人家就是濟公長老嗎？」和尚道：「然也。」那人跪下就磕頭，口稱：「聖僧在上，小人張仁志行禮。」和尚道：「不必行禮了，大街上磕頭怪不好看的，現在不瞞這個了。快去把！」張仁志起來道：「你老人家現在住在那裏？」問大給慈即

仁志道：「那有什麼？媽，她是非篤信我的。我不能瞞着她。媽，告訴她沒有關係。」張老太太嘆了一口氣道：「我是說你兩人不信神佛，你若同她說了，她若是說出什麼說來，豈不到造罪了？」張仁志道：「對啦，先不叫她說罷，慢慢叫他信着濟公長老的神聖，她也就信了。」一男子說着，兒子便去作晚飯。飯吃完了，就叫母親吃，就要他太太回來一塊兒吃。老太太見他這樣對她媳婦，不覺要這般一個女人的。也許老太爺在問他嗎？濟公長老的話，也許知道這件事，而特意來救他。倘若能把他媳婦渡化過來，也不錯，反正濟公長老不能不管。老太太等着濟公長老來渡化媳婦，所以這時心裏反到安靜。吃完了飯，等着媳婦來。只見說濟公別了張仁志，指指一算，點一點頭。這時天尚未黑。大街上來來往往，人非常多。他見每個人的印堂都發暗，災難是普遍的。無法一個一個的救。還是先止人為上。廟裏環繞一週，人心自然向上，災難自然可減。他走到一家土藥店前面。大宋朝是沒有這種買賣的，和尚想到，現在沉溺於烟榻間的人，不可勝數，這非得救一救不可。我和尚不管這事，別人誰也管不了。這吸烟的都是一種心病。和尚進到烟館，夥計一看，一個窮和尚走進來，和尚道：「辛苦諸位！」夥計道：「這

更不打發，僧道無緣。」和尚道：「我和尚前來吸烟。」夥計見他窮得這樣，有點看不起，可是吃大烟的，像他這樣的也很多。總是店裏的主顧。他不得不往裏讓，和尚來到吸烟室，吸烟室有兩種，一種是單間的，一種是大鋪炕，夥計見和尚這樣窮，便讓到普通吸烟室。一鋪大炕上，橫躺堅臥的許多人，在這裏不一定都是窮的，也有有錢的。因為他在大炕上吸着過癮，所以老得在大炕上擠着吸才過癮，要不怎麼說這是一種心病呢。炕上躺着的，也有有錢的，也有沒錢的。沒錢是由有錢變來的，不然是沒錢變來的，一看就看出來。有錢變作沒錢的客人，都是很瘦，蒼白的面皮，衣服的材料都是好些年前的，穿着都變了色，打了補綻。沒錢變成有錢的人，差不多臉上的顏色還沒有變過來，還帶着土氣，衣服鞋帽這一身都是新製的。他們發了財，沒處可花，他們想到有錢的人都愛抽大烟，他們處處都往有錢人的生活去學，所以他們也以抽大烟作消遣。他們都不再想一想，有錢的爲什麼變成沒錢，沒錢爲什麼變成有錢。窮了的人，絕不想到自己的錢是被這些暴發戶賺了去；這暴發戶也沒想到自己的錢，是由這些橫躺堅臥的人身上賺來的。他的同胞在大炕上，窮人的錢，仍不斷的向暴發者的腰間滾送，而暴發

戶也漸漸走着窮人們路子。和尚來到屋裏，便往炕上人一躺，許多夥計走了過來，問和尚要多少。和尚道：「你們是賣什麼的？」夥計道：「你這不是誠心嗎？你不知道是賣什麼的，你可進來？」和尚道：「我看人家進不，我也跟着進來，打聽打聽也沒有什麼的。」夥計道：「我們這是上藥店。」和尚道：「上藥？」夥計道：「一乾一脆，在外邊活動活動，開開眼界。」和尚道：「你瞧，你告訴我我姓什麼。我和尚有什麼的？」夥計道：「這是在大烟的佈置我們抽的這個就是。」和尚道：「抽這個有什麼好處呀？」說也說不上來了。這兒有個人說道：「你這同好處呀，說說。」和尚道：「你抽就知道。」並且還得常抽，抽那麼四回五回的，還不見得怎麼樣，你人人生過一個月你這點，進保上下。」和尚一看，知道這個人盡管囤積囤把的事，心道：「我抽的井得放那改詞也不可。」他道：「我沒抽幹什麼好處呀？這不是自己找着受罪嗎？」大家一聽和尚這變矯情，便不想理他，和尚又道：「這又不解渴不解饑，沒了，換來一身的愁，陰天下雨，混身難受，鬧什麼樣的呢？這不是沒病找病嗎？」掌櫃的走過來道：「這位大師傅，您別在這兒講道，我們是賣這個的，您要抽就賣給您，您不抽您就

上別處去這兒不歡迎。一和尚道：「我是來買糖精的，你們這兒沒有。」掌櫃的道：「像您這身，您還買糖精，有買糖精的錢，換換這雙草鞋好不好？」和尚道：「你別瞧，不單這雙草鞋，你給我一萬塊錢，我都不買。你以為我沒錢嗎？告訴你說，這雙草鞋底子裏心窩裏說着，便由懷裡掏出許多許多鈔票來；都是一百元一張的，和尚的懷裏裏面掏着聚寶盆，越掏越沒完，大家都看呆了，心裏猜測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一會兒，和尚心裏說：『大家看着眼饞，我的心裏便懷了不良之意，打算把錢都過來，有的錢都拿得去，乾脆弄把斧子，跟着和尚才走到僻靜地方，把和尚一斧砍死，這些錢都是自己。』這些烟鬼，都沒懷着好心。抽大烟抽白面兒的人，好心眼兒的真少。這時那個胖子看見和尚的說道：「和尚，是到買糖精嗎？」和尚道：「是呀。」吳良新道：「可是這點不測吧？這點錢也就夠買幾斤的。」一公道道：「我還有哪，都在銀行裏存着，我這還有糖精哪。」吳良新道：「實在我，個朋友，箱，你要的証據可以叫他們給你，不過，一樣，錢貨兩交。」一濟公道：「那錢兒，一併問問去，定規那天看貨，我帶着錢去。聽說行市可差一點兒，一吳良新道：「這錢兒，一併問問去，定規那天看貨，我帶着錢去。」

：兩千塊錢，不算多。那大看貨？」吳良新道：「明天吧。」他怕怕晚了這個機會失了。和尚道：「在那兒呢？」吳良新道：「明天還是這時候。」我這兒來見面，咱們一同去看。」和尚道：「成，明天我白天提款，咱們也是三時二時。」和尚倒什麼都懂。吳良新道：「多少沒關係，我就是爲幫朋友的情。」其實他情願把和尚的錢，一個兒交到手裏。這一箱糖精的價錢，也二十萬元呢。和尚一指一算，張仁志這場子，還沒到時候，還得過兩天，乘這兩天先把這吳良新一夥了營教管教他們，讓他們吃點苦子。濟公說道：「姓吳，叫吳良新。」說着，越過一個片子去。和尚接過一看，說道：「咱們是當家子。」吳良新道：「大帥父也姓吳？」和尚道：「可不是我叫吳管法。」吳良新道：「大師父這名兒不錯。」和尚道：「你這名兒更好。咱們就這麼辦了，明天這兒見。」吳良新道：「明天準來呀。」和尚道：「我先約下點兒定議。先交五百元錢吧。」吳良新一聽，更好。今天先得他五百，別人一看，都有點羨慕。吳良新道：「我給大師父寫個收條兒，掌櫃的借管筆。」和尚道：「不用囉，五百塊錢還算什麼，說着便把票子給了吳良新五百，其餘都收入懷裏。他也沒數，就走了出來。一這時有個烟鬼，連忙

跟在和尚後面。他半時腰裏老掖着一把斧子，遇到機會就幹一下子。今天見和尚有錢，焉能放鬆？和尚彷彿不知道後頭有人跟着，烟鬼心說：「就看和尚往那兒走了，若是在大街上或是人多的地方走那就沒辦法了。幹這行就得有耐心煩，十回未必得着一回。這一回可真不能錯過，況且剛抽過煙，精神由足，就追着和尚走，和尚緊走，他緊跟着，和尚慢走，他慢跟着。烟鬼一看，和尚真是該死，他竟進了胡同，而且越走越僻靜，他心里喜歡。和尚竟走到城根兒地方，他想再也不能容緩了。他把斧子抽了出來，幾個快步趕上了和尚，和尚說：「哟，誰跟着我哪？」一說着便回頭來看。烟鬼舉斧子來劈頭就砍，只聽和尚哎喲一聲，栽倒在地。烟鬼跟着又照頭上砍了四五斧子，和尚一聲也不聲兒了，登了燈籠，死了，烟鬼見和尚已睡，連忙從和尚懷裏，把鈔票都摸了出來，掖在自己的懷裏。臨走還怕和尚活了，又給和尚幾斧子，然後在和尚破衣裳上一把斧子上的血跡拭乾淨，又掖在懷裏，急忙又回到烟館。心說在烟館裏先忍一夜，明天遠走高飛，誰料他剛進了烟館，就見和尚坐在裏邊，他不由一驚，心說：「和尚被我砍死了，怎麼又跑回來？而且還走在我的頭裏，自己砍的沒錯兒呀，錢都在懷裏。這和尚別是鬼

？又限了我來？」就見和尚衝他一樂，說道：「喝」又回來啦。走得不慢哪！」這烟鬼吓得撒腿就跑。和尚說：「別跑呀，你得把錢給我呀！」這烟鬼吓得神經錯亂，一直跑出去，進到警察段上，把斧子拿出來道：「我殺了人了，我爲財害命。」警察一看，過去把他抱住，先把斧子搶過來，然後把他捆上，一直帶到局裏去了。烟鬼到局裏，才明白過來，怎麼一迷糊會跑到警察局來。這時後悔也晚，只有瞎什麼招什麼吧。烟館裏的人都直納悶。和尚說：「這小子沒安好心，掖着把斧子，想圖財害命。你不想想，老天爺有眼睛，幹這傷天害理的事天豈能容他。他把我和尚的錢全搶跑了，我到這兒來等着他，沒想到他真來啦他跑也跑不了，我和尚還得追他去。」說着，抱着草鞋，又出了烟館，大家都說和尚真半瘋，拿着那麼些錢，滿處招搖，那有不叫人搶去的嗎？大家議論紛紛，第二天，和尚又來了，還帶着許多烟土，背着兩個口袋，一口袋是烟土，一口袋是買糖精的錢。那口袋烟土，足有好幾百兩。烟客們一看，眼睛都紅了，原來烟鬼看見烟，比看見錢還眼紅。和尚說：「我這是口北的高上，沒有屬假，掌櫃的要不要？我賣給你吧，我也不多要，一百塊錢一兩。」人家一聽，這可太便宜了，純烟膏現在買不着

，買的話也得四五百塊錢一兩。這一百塊錢太便宜了，掌櫃的過來一看，又開了開。他是行家，立刻說道：『我全留下了。』大家道：『和尚賣給我點兒。』這個也要，那個也要。現錢現貨。大家一聽，立刻各自掏錢。有的沒錢，東挪西借，還有的把衣服押給掌櫃的，借一百錢。有的跟和尚說給他留一兩，他出去弄錢去，一回兒的工夫，和尚的烟上全部賣完。有的立刻就燒起來抽，味兒別提多香了。和尚把錢都揣在懷裏。大家問和尚：『這是那兒來的。』和尚道：『這是我自己種的，想帶到城裏賣了多賺點錢，敢則官家查的緊，差點兒沒被收了去，我一想，不如賣了得了，倒省心。』這時候，吳良新來了，一進來就說：『好重的烟味兒。』大家說把和尚烟上的事一說，吳良新後悔來得太晚，要不然這幾百兩烟上，不能便宜別人。吳良新道：『大師父今天看貨呀，你的款帶着哪嗎？』和尚道：『帶着哪，等你半天。』吳良新道：『人家可是等款，不要支票。』和尚道：『全是現款這一口袋呢，剛才又賣了好幾萬兩錢的烟上，也在這裏。』吳良新一看，十分歡喜。他想：『若是騙和尚，非得給他弄死不可。細結實了，不能留話口兒，這裏不少呀。』和尚道：『敢則不少，不能留活口兒。細結實點兒。』吳良新

了一跳，心說：「我心裏的話，他怎麼知道？」遂問道：「大師父你說什麼？」和尚道：

我說這口袋錢不少，非得細結實了不成，不能留活扣兒，要不然會突漏出來了。」

吳良新聽了，道：「放心，說道：『走，咱們有貨去。人家等着呢。咱們得早走，很遠呢。』」

和尚道：「在那兒？」吳良新道：「這不能說出來，跟着我走吧。這事可不能聲張。」

吳良新道：「可是人家不聽，叫人家知道。」和尚道：「當然，我都明白。」

吳良新道：「咱們得坐車去。」和尚道：「要不然坐三輪車，」

「這這口袋錢放在車箱裏。」和尚道：「那幹麼呢？」貨在城外呢，你拿着這些錢出城，」

「不大方便。」和尚道：「快又省得檢查。」和尚道：「好吧。」他們便雇了一輛馬車，一直

「上了城，過了玉泉山，吳良新叫車站住，給了錢叫他開回去。和尚道：『回去不坐了嗎？』」

吳良新道：「今天咱們住在村裏，因為很遠，晚了回不去了。」和尚道：「在那兒呀？」

吳良新道：「在臥佛寺的西邊呢。」和尚道：「幹麼跑那麼老遠？」吳良新道：「一」

「是難查查出來，非得挨個不可。所以就得藏在鄉村兒。」和尚道：「我要知道，我就」

「來了。」吳良新道：「就是前面不遠，過這個山坡就是。」說着，兩個人走着，太陽

已經落下去了，大地撲上一團黑來。都市裏在是熱鬧的時候，而鄉村已經宿靜得萬籟無聲了。吳良新由兜裏掏出一條繩子來，和尚道：「替換拿繩子？」吳良新道：「是網口袋，你要請不動，我給你替換。」和尚道：「我指的動，這沒有多重。」吳良新把繩子結了，扣兒，他打定主意，拿這繩子套在和尚膝上，往回一拉，這名兒叫套白狼，和尚他連咳都咳不出來。濟公說道：「我說吳良新呀，吳良新道：「幹麼和尚？濟公道：「這繩子裏是有一上一下，往後一拉，說話就伸腿瞪眼。」吳良新笑道：「大師傅雙傳說笑話，單往外有這繩子？」他心說：「這個和尚是奇怪，大概他明白我的意思了。」濟公道：「這名兒可說學兒呀。人心隔肚皮，怎麼能知道呢？」吳良新一聽，和尚並不是生氣，說話挺精確的，和尚下手以圖說自己倒危險了，他道：「不會有人動又不多心了。」濟公道：「上心沒，要是有心，更不能活了，你說是不是？」吳良新道：「他上什麼來，他上什麼來，四周是沒有什麼鄉村，不如就解決了吧，他剛要上什麼來，濟公說道：「我替個手兒，你先走你的。」吳良新道：「我也要解手兒，」濟公道：「替公想，」吳良新道：「他道：「飯怎麼真解手兒，這口舌放在這兒不要緊

明？吳良新道：「不要緊有我呢。」濟公背過臉兒去，剛要解手兒，吳良心不能放鬆了，猛地把繩子往和尚脖子一套，用手一拉，扣兒便緊起來，濟公嚷道：「別玩笑，等我解完手的。」吳良新那裏聽，越發用力。濟公嚷道：「嘿，不成，脖子勒得慌。快放鬆！」說着，兩隻手便攥繩子，吳良新使勁一拉，就見和尚掙扎了半天，腮脚兒亂動，一會兒便不動彈了。吳良新大喜，又使力勒了勒，仍怕和尚不死，留了口供。他把和尚指了起來，拿個口袋，走到河邊，把和尚同一塊大石頭拴在一起，把和尚沉到河裏去。這回可放心了。擡起口袋來，回頭望了望河裏，就見和尚露出半截的身子，向裡擺手兒，他吓了一跳，仔細一看，又沒了。他知道自己眼花了，不過究竟有點害怕，背起口袋，往回走。走到一叢樹林子，彷彿見那邊有個人坐着，這時候月亮上來了，固然照得清楚，但樹底下仍然是黑漆漆的，他就聽樹林裏那人哭道：「哎喲，我和尚可真苦了，這叫人搶去，把我沉在石頭上，沉在河底，我可苦啊！幸而龍王又把我送上來，我非得救吳良新那小子不可。」吳良新一聽，龍王把他救了上來，真是想不到的事，他吓得撒腿就跑。和尚却從樹林裏跳了出來，一湧追一湧喊：「吳良新你站住！我和尚絕饒不

「你，我非得把你捉住不可。你闖出害命，逃了法律，逃不了天理。一吳良新一動兒的，以為和尚無論如何，絕沒有自己跑的快，誰知自己跑多快，和尚總在後邊跟着，真奇怪，和尚會有這麼大的氣力。跑了一二里地，和尚只是緊追，雖然離着鄉村遠，可是長老這麼喊，老這麼追，到了天涼，自己也極處躲藏，光這樣跑，絕不是辦法。還得想法兒和和尚弄死。別這麼瞎跑了。想罷，便站住腳，等着和尚，和尚見他站住，和尚也站住了。他見和尚站住，便去追和尚，和尚轉回頭來又跑。吳良新道：「和尚我把錢袋給你，我不要了。」和尚却沒跑。他緊追，和尚緊跑，他慢追，和尚慢跑。和尚一邊喊一邊罵：「殺人哪，有人闖財害命，要害我和尚。跑吳良新一聽，不再追他，自己又往回跑。和尚却又追他。兩個人就這樣來回追，鬧了半夜，吳良新一想，和尚真可惡，再想到害這麼警覺。他心裏又着急又恨。自己跑又跑不開，追和尚又追不上，和尚是老眼。吳良新氣極了，又沒辦法，他在樹林裏坐下休息，和尚就在樹林邊等着，你意了一會兒，咽了一個煙泡兒，精力又來了，他乘和尚不注意，揣起口袋，撒腿就跑，和尚知道已逃了。他在後邊嚷：「吳良新你搶我的口袋不緊，你別跑。」吳良新却用力一跑，果然

和尚追不上了。越追越遠，漸漸聽不見和尚的腳步聲了。吳良所可頭看，也沒有和尚影

了。這才放心他又緊跑了一陣，看看快到海河，他才喘了口氣。汗也出來了。他一邊走，一邊擦汗，雖然這一夜夠苦命的，但這一口袋錢票，使得他還非常興奮，一點不覺得疲勞。他不敢走海河街裏，怕遇見警察，所以仍落荒而走。走到一家墳地，他剛要進樹林裏休息，忽然見和尚在樹林裏坐着，說道：「哎喲，累壞了我和尚了，跑了多半夜了，我的腳都有點腫。」吳良新納悶，和尚怎麼會跑到自己頭裏？真是冤孽。這個和尚不除，自己不用口算安寧。他下了決心，和尚跑到那裏，他到那裏。他想罷，便發撲了過去。和尚一見，撒腿就跑，口裏喊道：「救人哪！我和尚叫人家劫了。」吳良新聞財害命，快救我和尚吧。吳良良心是緊追，非把和尚追上弄死不可。和尚扯嗓子一喊，一直追到一個村莊裏去。吳良新下決心，跑到那裏也追。可巧這時候村莊裏走出一個人來，這個人是預備等開城門進城的，他挑着一挑子菜，慢慢往城門走着，走到城門，天也就亮了，他便趕進城去作買賣。這時他聽見有人喊救命，他很奇怪。就見前面一個窮和尚跑，口裏喊着救命，後邊一個人追，一聲不語。賣菜的十分奇怪，後邊這個人

穿得挺整齊的，會刮窮和尚的錢？別是窮和尚刮人的錢，叫人追上吧？這時就聽和尚喊道：「他搶了我的錢，還要害我和尚的性命。那個口袋裏就是我和尚的錢，叫他搶了去了！何老二快救我吧！」曹榮的一聽和尚叫自己的名子，想和尚必是熟人，又見後邊這個人背着口袋，兇狠狠的追着和尚，和尚的話，也許是真的。他正思索，和尚一個跟頭摔倒了，吳良新這才解恨，先把和尚搯死，沒有他的口供，就說和尚是搶犯，誰能不信？他趕過去，就搯和尚的脖子，和尚嘆道：「何老二救我，他搯我的脖子呢。」何老二一聽，不能再看着了，連忙走過去，把吳良新一抱，兩個人便打成一處。吳良新一看何老二多管閒事，自己到了手的財又要飛，焉能不急。他就如同回魂神附體一樣，要把何老二搯死。和尚這時見他們打起來，扛起錢口袋，轉身就走。何老二一看，這和尚真豈有此理，他道：「和尚，我殺了你你倒走了，你倒落得我呀！」和尚一聽，說道：「嘿，我忘了，我幫助你！」說着把錢口袋又放下，他走過來就搯吳良新吳良新一看，兩個人打一個，耗力氣耗不過他們，若是被他們網上，自己經活不了。不如跑吧，這時不是自己的，不要了。他想到這裏，真的回身就跑，何老二一把抓住他，這時和尚過來，他

不幫助倒好，他一過來，碰了何老二的腰眼兒，又酸又癢，一鬆手，把吳良新撒開了。吳良新乘此便撒腿跑下去。和尚道：「哎喲跑啦。」何老二道：「憑誰呀，都是你這和尚，要不然我抓住他了。」和尚道：「我追去。」說着，便拖着草鞋，一邊追一邊喊：「吳良新站住！我給你網上你再跑。」何老二又氣，又笑道：「這和尚真半瘋，你給人家網上，人家還跑的了啊！」他忽然看見和尚的口袋的錢放在那裏，他又叫和尚道：「和尚，你的口袋掉下了。」和尚聽下見，一勁兒追吳良新，何老二遂拿起口袋又追和尚，追了幾步，一想自己的菜挑子還放在那裏，於是又回來挑挑子，挑着挑子追，可就慢多了，急得自己直喘，結果還是把他們追沒了。何老二說道：「這和尚真半瘋這口袋也不是什麼，要緊不要緊。」他打開口袋一看，裏面全是鈔票，他也不知道有多少，大概測了測，足有好幾萬。他大吃一驚，這麼些錢，這和尚就不拿着了？不去也叫人搶了去，這和尚簡直是半瘋。他見和尚也沒響兒了，不知道到那兒去了，進城賣菜去吧，又怕和尚回來找口袋，莫如等等和尚，說着，他又挑着挑子回到村頭，在樹底下一坐，淨等和尚來取錢。這時村人都下地工作，來來往往不斷行人，見何老二在村頭坐着，便問道：「

何老二：「你在這兒坐着幹麼？」何老二道：「有個和尚落下一個口袋，我在這裏等他。」村人道：「你真傻，一個口袋等他幹麼？就誤你的買賣。」何老二道：「這裏有錢，是和尚的怕他着急。」村人也就不再理他。快到五更，每當賣菜這時都應當回來吃飯來了，他的菜還賣賣一點，等着和尚還不來。這回自己許賠本兒。忽然他想起一個主意來，他碰見一個熟識的人，便道：「勞駕二哥，你給我家裏送個信，叫我家裏的人到這兒來一趟！」村人答應着，把何老二的老婆找來，何老二的老婆一見何老二還沒進城賣菜，可就着了急，問道：「怎麼回事呀？」何老二道：「有個和尚在這兒落下一個口袋，我在這裏等他，他還不來，我在這裏等一會兒，我把這口袋放在家裏，我進城賣菜去。若是有個窮和尚來尋這口袋，你就領他到我家去取得了。」何老二的老婆答應着，坐在樹底下等和尚。何老二挑着籠子回家，先把這口袋放在家裏。何老二的母親何老太太問道：「你還沒進城嗎？」何老二道：「早在村頭遇見和尚，怎樣救和尚，怎樣和尚落下口袋，他怎樣等着和尚取錢的話說了一遍，何老太太一聽，便道：「作點善事倒是挺好。但是這錢究竟有多少，回頭和尚來取錢，咱們也不知多少，再給錯了人，還是先數數

有多少，回頭存人來取，也對證。」何老二一聽，十分有理，便把鈔票從口袋倒出來，他們一看，喝真不少。老太太看看都有點頭，說道：「這些錢，咱們可得給人家看看，不能動一個大呀。」何老二忽然看見有個字幅兒，在票子裏夾着，他道：「娘，」裏有個字幅兒，也許和尙的名子，咱們看看。說着，便打開字條兒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字，他道：「何老二這人很好，急公好義，我和尙把錢口袋這都送給你了。濟如僧。」何老二念罷，不由喜氣起來，說道：「一娘，這是濟公給咱們的。」何老太太也知道濟公，她道：「世呀，你看見的窮和尙，一定是濟公活佛了。你這孩子挺有福氣，能夠看見活菩薩。咱們快些帶他老人家吧！」說着，便立對都跪在地上，向天上磕頭。這也不必費藥去了，何老二把老嫗找回來，他們家造幾蓋了房作了官廩，立刻開張藥店。他們又給濟公立了一個牌位，每日燒香磕頭，不提。且說濟公聖僧追吳良新，吳良新也不敢入城，落荒而走，濟公也不再追他。進到城裏，又來到上場店。大家問和尙精買得怎麼樣了，和尙說：「別提啦，這個吳良新，把我和尙窺到臥佛寺西邊，想要圖財害命，把我和尙用繩套住脖子，拴在大石頭上，沉在河底。幸而龍王龍把我救上來，我非得

找這個吳良新不可。」大家一聽，半信半疑。反正和尚有些錢，非得叫吳良新騙了去不可，別人說道：「我早看出吳良新不可靠。」和尚道：「你怎麼不早說？」那人道：「萬一他沒騙和尚，豈不得罪人？」和尚道：「我的烟土怎麼樣？」大家道：「真好，力量大，怎麼吃一點兒就過癮了。」和尚道：「你們吸吧，以後越吃越少。能夠不吃就過癮。」大家以為和尚說笑話，也沒有注意。這時全城許多烟鬼都知道掌櫃的好烟，大家便爭來抽，沒了地方便買回家去。果然力量很大，越抽越少，後來竟一點也不能吸了，奇怪，見了烟土，一點也不能吸了，大家都納悶，這是怎麼一回，吃着烟就把烟戒了。滿想吃一點，就是吃不下去。烟鬼越來越少，上藥店不能開張，掌櫃的想問問和尚這烟土是怎麼一回事，和尚也不來了。濟公現在要管張仁志的事了。要問張仁志的事如何，請看下一章。

第二章 渡化孝子

話說濟公追着吳良新，他插指一算，將來還許再見着他的時候，他的報應還沒到時

候，所以也就不再追他，進到城裏，想該管張仁志孝子的事了。這時烟館倒閉了很多，許多烟鬼固然感激和尚的好氣，可是烟販子和烟店裏的都恨起和尚來，他們不知和尚用的的是什麼藥把烟鬼的烟都戒了，非得除掉和尚不可，不然和尚把全國的烟鬼都戒了烟，烟館烟販子都賺誰的錢去？他們商議好了，各處尋找和尚，誰要見着，先來報信，然後大家想法除掉和尚。這且不題，且說濟公長老，要到張孝子家裏。這時天已黑了，濟公走在街上喊道：「洋車，拉我孝順胡同。」拉車的慌着聲跑過來一看是窮和尚，便也扭身走去，誰都不拉。和尚道：「我和尚公，不白叫你們拉。」拉車的道：「給我全不拉。一和尚道：『多給錢。』」拉車的道：「錢多給錢越不拉。」和尚道：「怎麼不拉出家人嗎？」拉車的道：「一不是不拉，這年頭兒，誰都是急撻兒，夜晚單車，坐車的都買拉車的拉到半道兒劫錢，可是拉車的也怕坐車的不是好人。這叫兩頭見鬼怕，誰都知道誰的腰裏掖着斧子呢？」和尚一聽，只說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心如何，方能逃得了劫劫呢？說道：「你們這拉車的腦子真簡單。你且看見窮人外去不好，且窮人心中未必壞，窮人心要壞，還窮不了呢，想害人的非得窮得喘不可，他要想害你，就不能

叫你疑惑他。一拉車的一聽，這話有理，遂道：「你給多少錢？」和尚道：「你要多少錢？」一拉車的道：「你給五塊錢吧！」他以為要多了，和尚就許不坐了，和尚道：「唉，你就有五塊錢的命。過來吧！」和尚上了車，先把五塊錢給了拉車的，拉車的這才放心。拉起來就跑，覺得和尚挺輕，毫不吃力，一會兒拉到孝順胡同，放下車把一看和尚不知什麼時候沒有了，原來和尚早就下來了，佛心是慈悲的，焉能叫人拉着自己呢。這時張仁志病在床上，因為他的太太幾天沒回來，他心裏又着急又想念，老太太勸他，不必想她，但是張仁志心裏總是忘不掉他太太，他想各處去找她，但是老太太想到濟公長老曾經勸他別晚上出去，出去有危險，所以對他說：不叫他出去，并且說白天累了一天，晚上再跑一晚上，精神受不了。張仁志也念到濟公聖僧的話，同時想到母親也無人扶持，也就不再出去，可是心裏着急想念，漸漸精神不支，半夜裏一個人睡在床上，孤苦冷汀，十分難受，因而又病了，他又怕母親着急，又強扎擗去作事，結果他倒在床上，不能起來了。這時候，他妻又來了一封信，說因意見不同，和他離婚，叫他另娶，不必等他，張仁志一看，自己命該如此，若不是爲了母親，他非得自尋不可。張老太太看

着兒子這樣，他十分着急她念道：「濟公聖僧總有法救他到此，他老人家怎麼不來了呢？」正說着，就聽門外有人嚷道：「我和尚來了。」老太太一點，立刻說道：「哎呀，他老人家來了！」說着便往外跑，開開門，一看是個窮和尚，知道就是濟公，連忙跪下磕頭。濟公道：「老太太起來吧，不要行這樣大禮了。」說着走了進來，一看張仁志躺在牀上。張老太太道：「孩子，理信老人家來了。」張仁志一聽，就要起來，可是頭暈起來，濟公道：「你這孩子可真沒出息，想媳婦想成這個樣兒。起來吧，我帶你找去。」張仁志一聽，馬上喜歡，精神立刻來了，濟公又一擦他的腦袋，他立刻清醒了，爬了起來，整了衣服，重新向濟公行禮，濟公道：「走吧，我帶你看你的媳婦去！」張仁志遂別母親，同濟公走出來，張老太太也以爲他跟着濟公，絕無錯處，她也放心。他們來到影院，張仁志心裏想，他的妻一定在電影院裏同誰一塊兒看電影兒。他前去打票，和尚道：「你打你的票，你先進去，不必管我。」張仁志便聽了和尚的話，打了票走了進去，找個座位坐了。這時濟公在外面轉裏走，看票的把他攔住道：「和尚，這裏是電影院不是粥廠。」和尚道：「我來看電影兒不許嗎？」夥計道：「你的票呢？」和尚道：

「我這裏有票。」夥計道：「拿出來！」和尚掏了半天，掏出一張來，夥計一看，是當票，不由氣道：「你這和尚誠心搗亂，這兒不要當票。」和尚道：「要什麼票？」夥計道：「沒門票，外面買去。」和尚道：「多少錢？」夥計道：「兩塊錢。」和尚道：「七毛五吧。」夥計道：「沒了還僧兒的。」和尚道：「我找人。」說着，就往裏走，夥計一把沒揪住，往裏看時，竟看不見了，於是嚷道：「有個窮和尚擠進來了。」於是夥計全體動員，大搜窮和尚。怎麼找也找不着了，大家都很奇怪，其實和尚就坐在張仁志的旁邊，他們就看不見，張仁志道：「聖僧因爲何故回堂叫吵起來？」和尚道：「他們不叫我進來，我擠進來了。」這時夥計挨着坐排找，找到張仁志這裏，張仁志有點害怕，可是他們竟看不見和尚，走過去了，和尚還回夥計說話，他說：「我看見一個窮和尚上廁所了。」夥計就道了勞駕，便往廁所裏尋找去了。張仁志見他竟看不出和尚來，知道是濟公的佛法，也就不再言語。他一心一意的按他的裏方氏。怎麼也沒有見着，他也不好意思問。這時候，電影開映了，大家鼓起掌來，電影是一個愛情的故事，但是張仁志看的，却跟任何人不一樣，他並不知道他所看見的電影，和別人不同，忽然他看見銀

幕上發見了他的妻方氏，不由一驚，一聽說話，本也是方氏的聲音，他很奇怪，方氏怎麼會跑到電影裏去了呢？沒聽說她演電影啊，他也不好問濟公。這時就見方氏交着好多男朋友，張仁志一看，才知道自己的妻背着自己，在外面交了好多男人，而且對於許多男人，說着張仁志不好的話，張仁志一看，非常難過，原來她平日那樣甜言蜜語，都是假的啊。背着方氏和別的男人，計劃陷害自己，他的髮都噉起來。想到這樣幸的女人，原來這樣心狠，幸而有濟公聖僧告訴自己不要外出，不然真的要被他們所害。這時又見方氏跟一個男人去開房間。他看得真要氣炸了肺，方氏原來是這樣無恥。後來又見她對於母親那樣冷酷不孝，他更難過起來，想到母親受了這樣的委曲，還不肯和自己說。他真替母親難過，他恨不能跑到母親跟前，跪下磕頭，求她老人家原恕。一會兒，雷影又演到方氏和男朋友，計害她丈夫張仁志，張仁志怒髮冲冠，想與如此夫妻，令人寒心，以至於那陣性急，現在竟這樣對待自己，他恨不能跳上台去，把銀幕上的方氏扯碎。她沒良心了，她一點也不顧及到自己的痛苦，女人殘心，她這樣的厲害，多麼可怕呀。這時就見方氏給自己寫離婚的字條，那字條兒現在銀幕上，和自己所接到的一樣來。

他真奇怪。他要問和尚，和尚說道：「你看見沒有，這不是電影，這是她的真實景象，我把它攝了來，用圓光的方法，叫你看，若是叫你跟着她們，一來是沒有這工夫，二、你也看不見他們的真實了。」張仁志道：「她們這樣壞人，聖僧爲何不懲誅他們？」濟公道：「你別怕，不用我來管，天自然就給他們報應了。」一說着，又往下看，就聽方氏滿口一個男人叫小白，那小白是一個專門罵女人的壞男子，只要把女人纏到手裏，玩幾天就膩了，然後又逼逐別的女人去，這時另外有一個男的，對於方氏不放手，方氏稱叫他不嗣，背地却稱小劉叫老。小劉確是武人，老道的厲害。在先他追方氏的時候，就要次要了槍打死張仁志，他老以方氏對他不尋，是因爲張仁志的緣故，誰知方氏却另外愛着小劉呢。方氏和小劉一團。在廟裏，小劉對方氏，非常着意，他見張仁志還在方氏廟裏，不許出來，他懷着惡意，每晚在張仁志的廟裏徘徊，若是方氏出來就把他攔走，若是張仁志出來，就一槍打死他。方氏也怕他來了。誰知善人白三入，張仁志和方氏都沒有出來。他不知道方氏和小白，在廟裏幹些什麼？這天小白一個人出去，他說：「我重進去，方氏廟裏有一篇女人寫信，這信裏說：『道的小劉確是武人，上，方

氏無嫌的在小白箱裏，發着一個厚本子，裏面寫着女人的名字，和小白發生關係的日子，和小白最愛的日子，這些幾個仍在繼續有愛的進行。方氏一見，不由掉淚下來，她寫下了自己說假話，在刑場第二日，最後還有一張，是最近追上的邊沒有發的證詞。方氏見自己被寫了名字，這沒有寫上，她的心就如馬蹄子一般痛苦。她氣急了，她非要說不可。她受了這一個人的假說，她感到張仁志的好處，但是他的着惡之心，叫她無臉再回到張仁志面前，她想不自愛個人，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叫他存在的，非除掉他不可。而自己又沒有力量，她想到小劉，她就去找小劉。小劉幾天沒有看見她，她自己難過。一見方氏來了，大喜若狂，立刻把她道：「張仁志這小子把你關在家裏，不叫你出來一動？我在你門口，等了你好幾天了。」方氏道：「這不是他，我已經跟他脫離關係。我現在找你有點事。」小劉道：「什麼事？打死他嗎？」方氏道：「不是打死他，而打死另一個。」小劉道：「誰呢？」方氏道：「我受了這個人的騙了，你非得把他除掉不可，假如你要把他除掉，我一定嫁給你。」小劉一聽，高興的了不得，說道：「這不是容易事嗎？手扳頭一動，他就得死

。咱們先結婚。」方氏道：「不，你必須即刻就去打死他，不然機會就失去了。」小劉道：「到底是誰呢？」方氏遂把小白的事一說，叫他立刻到旅館去。小劉道：「好，你在家裏等着我，我去一會兒就來。」說着，便揣了手槍走去了。方氏見他出去，跟着她也走了出來，給警察打電話，說某旅館發生槍殺案，是多少號房間，死者是誰，因首是誰，都報告的挺清楚。警察立刻結隊出動。這時小白回到旅館，見方氏不在，心裏很納悶，又一看自己的提箱開了，井沒鎖鎖，大驚失色，急忙翻找那本手冊，終見方氏的像片那頁撕去了。她知道一定是方氏發現了秘密，而走出去了，自己還得趕緊走，要不然他一定會來，自己非身避法網不可。他急忙收拾了東西，剛要提着箱子走出。這時小劉走進來了，說道：「哈哈，你還想跑？」小白道：「你是什麼人？敢攔阻我嗎？」小劉道：「你認識方氏嗎？」小白道：「她是我的太太。」小劉道：「你的太太，哼！現在不跟你說話。」說着，便把手槍掏了出來。小白一見，吓得連聲喊起來，舉起手槍向小劉。小劉一見，小劉往旁邊一閃，手槍一勾，勾住了。小劉一驚，手槍一出，小白照樣回。小劉又

走着打了兩槍，這才轉身走出。他跑回去和方氏結婚，這時警察到了，他又要重抽

但警察立時給他捕獲，解到局裏去了。這時銀幕上，只有方氏一個人，向着寬列走去。張仁志又替她可憐，問道：「她上那兒去呢？」和尚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說到這兒，將來，你們也許有重見的時候。」說着，銀幕閉了。電燈亮了，大家全走出來，和尚同張仁志也走出來，和尚道：你回去吧，好好的伺候老太太，我和尚還得點要緊的事。以後對於女人，不要那麼痴情了。」張志仁這時覺得不冉想方氏面帶過了，他萬分罪謝。和尚一個人，想到廟裏參加聯合祈禱息災念佛法會去，他對張仁志道：「回家告訴你母親，從四月初八起，舊曆，知道不知道？由四月初八到四月十四，一共七天，在這七天之內，要不斷的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定趨吉避兇，得福去禍，并且你能夠告訴誰，你就去告訴誰，叫他們都念經，在這七天之內，要佛聲不斷，也不必燈香，也不必點頭打磬，只是口裏念着阿彌陀佛，就有好處。」張仁志連連稱是，回到家裏，連火便說，叫大家念佛。不提。且說濟公正任在走着，忽然打了一個冷戰，一按靈光，不由說道：「造孽的太多了，可是我和尚不能不替。」和尚向一個黑胡同走來，他算得這黑胡同裏有一個毀人的處所，他非要吵散不可，他走在大街上，竟顛了走路，竟被

住，原來警察在夜間檢查行人，以防宵小。他見一個窮和尚行色倉皇，不免疑心，把和尚攔住要看居住證，和尚那有居住證？他想着是和警察一搗麻煩，帶到區裏，這要事的就不能管了。他罷罷，說道：「我的居住証忘記拿了，你眼取一趙去。」警察道：「沒那工夫，我看你不是小偷兒也是白面鬼，你跟我走一趙吧！」和尚道：「我可不去，我還有事哪。」說着，撒腿便跑，警察就追，掏出法繩來，在後面喊叫：「截住！」他一邊吹口哨子。看看和尚跑不動了，警察趕了上去，和尚急得要跳牆，他在牆上就爬，警察過來，一躍大躍，把和尚款下來，拿繩子就捆，捆完了一看，才知道不是和尚，就聽那個人說：「老爺，您饒了我吧，我再不敢了，我餓的沒辦法呀。」警察一見，攔住和尚，倒撞得一個小偷兒，也倒不錯，可是和尚那裏去了呢？明明看着是和尚，怎麼會變了呢？便問道：「你看見一個和尚沒有？」那小偷道：「我看見了，我正要脫身就跑去，就覺有人拉我腿，我回頭一看是個窮和尚，我用腳一踢他，心想他踢得重，知沒踢開，倒把我踢下來，您這才把我網上，和尚不知那兒去了。」警察一聽，十分奇怪，越想越納悶，就把這事再說。明天覺得奇怪，和尚不是，自己會公堂到，說昨日一用手一按

電鈴，那電鈴在一個磚蓬裏面，不知道的人，絕看不見，和尚按了一短下，一長下，又一短下。這是他們的暗記號，凡是這樣按的，就可以放心讓進來，否則裏面就有準備了。一會兒，門開了，裏面出來一個聽差的，問道：「找誰的？」他看見是個窮和尚，有點疑心，不敢往裏讓，和尚道：「辛苦我找劉先生，劉先生也是暗號，如果讓找劉先生，就可以讓進來，否則推回不納。原來這裏是一個大賭窟，幾個大窟窿的誘惑青年，以賭騙他們的錢，許多青年傾家敗產的，不知有多少。這裏有個青年，名子叫李智恒，他平常待人很好，孝父母，敬長老。他被人中誘，來到賭窟，頭一次贏了一些，心裏很喜歡，第二回便輸多了些，第三回在撈一些，不料更輸多了。他輸的是公錢，如此虧了，如何彌補？所以他只有到這裏來賭，希圖撈回本來，就不再賠了，誰知他又輸了乾淨，窟窿越掏大，他無法，今天又借了一筆款，到這裏來作最後的孤注一擲，假如再輸光了，他非得自殺不可。這裏有壓寶，牌九，撲克，麻醬等。壓寶雖簡單而彎曲很多，牌九可以使牌子，撲克可以使彈子活局子，麻醬牌最複雜，壓賭的方法太多了。和尚來那面。裏面大廳的人很多，別的屋裏也各有耍兒。和尚來到大廳。大廳的人先聽見電

鈴的聲，知道是個中人，所以仍舊賭着，這時忽然見進來一個窮和尚十分納悶，以爲他是耍飯的，告辭的，剛要驅逐他，和尚生說道：「喝，張爺耍上了，王五爺怎麼樣？輸啦，趙爺推上了，贏了不少呀。」大家一聽，他會認識，說知道和尚是熟人，趙爺以爲和尚跟張爺熟識，張爺以爲跟王五爺熟識，於是路示敷衍，照舊耍着，和尚由懷裏掏出一打子鈔票，全是一百元一張的，大家一見和尚這麼多錢，更知他道是個賭家。不過故意打扮出窮和尚的樣子，爲是叫官人不注意他。和尚說：「我先賭寶。」和尚來到寶局，大家正在閒，和尚一放就放在么上，大家一看，和尚簡直外行，也不看一看，來了就擱，擱了還不少，這不等着輸幾作什麼？誰知打開寶盒一看，果然是么。大家說和尚真賺對了。第二次耍時，仍舊叫和尚壓住，一連壓了五六回，無論是什麼點兒，和尚是每壓必中，好像就看見寶盒裏是幾點一樣。大家都很納悶。問道：「和尚，你怎麼贏的？壓得那麼準？」和尚道：「我這是瞎壓，沒什麼兒。」說着，又來到牌九桌上，趙四爺正推着莊，和尚拿着許多錢要過來，趙四爺見那爺紅了，向牌賭人使眼色，大家都會意，和尚過：「我壓天門。」說着，他也不分道，拿幾張鈔票就往天門一擱，說道：「就

是這一道。四大衆一看，和尚算是豪賭，這些錢真可以賺一下。莊家把牌擺好，打色子分牌。莊家五點，和尚把牌一翻，六點，正贏莊家。第二把莊家八點，心說這點兒是能吃通，誰知和尚一翻牌，九點。又贏莊家，第二把莊家擺上一對大天，一擲色子，乘着和尚不注意，把一對大天取到手裏。往桌上一亮，心說：和尚這回還贏的了嗎？誰知和尚一翻牌，一對皇上。大家嘩然起來，別人就埋怨趙四，怎麼會把對皇拿到和尚手裏，雖然沒說出來可是眼色直瞞趙四，趙四也直納悶，這回重新洗牌，把那對皇上拍在手裏，擺好之後，一打色子，把對皇上拿到手裏，他連看都不看，和尚叫道：一對皇上到我手裏來！」趙四吓了一跳，「和尚許知道自己鬧鬼了。」和尚把牌一亮，說道：「這回可壞了，怎麼才兩點兒。」大家一看彷彿解了恨，再看天門地門，都是兩點。莊家一定吃通了。這時趙四倒後了悔，若知道他們都起兩點兒，自己何必要對皇上？他伸手，要拿錢，「和尚道：『等等，你這牌是什麼呀，你要拿錢。』」趙四道：「一對皇上。」和尚道：「沒翻過來哪，怎麼知道對皇上？」趙四道：「手有點兒急慌兒了。」他慌得牌翻了過來，大家一看，都笑起來，莊家一點，和尚一擲，抓耳撓腮，明明馬待

對皇上，怎麼會成了一點兒。三家都長吁短嘆，

賠了錢之後，說道，

「我不推了，我沒錢了，和尚推吧！」大家道：「對，和尚推。」心想，大家合起來注

沒有不贏他的。和尚擺好了牌？天地人三門都佔好，他們有以天門爲中心，天門多下：

，人們少下注，有好牌換到天門那裏，和尚一擲色子，各門送到手裏，應天門的嘆道，

「七八不要九。」嘆地門的一聽，連忙把自己的八點送過去，和天門的牌一換，和尚竟

顧着自己的牌，所以他們覺得機換牌，和尚一點不知道，把牌翻開，天門九點，地門八

點，人門七點，他們想，和尚這回非輸不可。誰知和尚一擲牌一對地么。吃通。大家都

納悶，和尚真幸運，第二把第三把以至數十把，和尚老比他們大一點兒，他們怎麼都惹

麼湊，是湊不過和尚的牌去。和尚這時贏了很多的錢，陸續直往懷裏揣，大家看得眼都

紅了。有幾個便退到一旁，商量說道：「和尚這傢伙贏了這些錢，咱們得想法弄回來。」

甲說：「把咱們的方法都使沒了，也沒贏了，和尚這傢伙真幸。」乙道：「這非得用

別的方法不可了。」丙說：「不要緊，今天得他贏點，他還高興，明天咱們再想法弄回

來，不出幾天，叫他家破人亡，今天贏的這點錢，明天準大就能弄回來。」丁道：「一

們跟和尚打牌吧，三個人賭他一個，還有不成的嗎？牌九尋究幸不幸，麻醬尋究深淺，大了。三個人賭他一個，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是不成，再不放心，再來一個看金勝胡的，必在和尚後頭，他胡什麼牌，賭着什麼胡的比拚出來，就用胡們按着號。和尚也看不見，誰或看見，他也不懂，不會疑心，你們說怎麼樣了。大家一點，替成。這時甲道：「可是麻醬沒有牌九來的快。」乙道：「咱們打天一點見的，多來請手，就可以回來了。」一大舉稱妙，立刻約和尚打牌，和尚說：「嗚，打牌我可不會。我一個人那兒來得過三個人？」大家道：「都是一樣。」和尚道：「打牌贏得錢少，我不要，非得多下嘴子，打大的，我才來呢。」大家一點，正自願意，立刻說道：「好好，打大牌，多來請手。」和尚道：「一無論是誰，有一個沒錢了，咱們立刻就不來了。」大家道：「一定一定是他們便湊起一桌麻醬。」一個個叫張三的，在旁邊看金勝子胡，專看和尚的牌，他在後邊誇和尚的牌氣和打法，他道：「你們今天打不過大師父了，大師父的牌打的真解，牌也起的順。現在大師父都聽我的。」說着，把紙烟吸了一口，吐出兩個圈來，然後又吸烟，吸的明着，大家一看，知道和尚牌紅中白板對個。大家如果紅中白板，便全

不打出來。以爲和尚絕纏不了，誰知和尚抓個元寶來，饒了一張崗上的。饒的那張，正是白板。這一胡，滿貫了，這一把連自摸幾張許多噶子，和尚贏了好幾百。這可真無辦法。你不打，人家自摸，自摸還多。錢呢。第二把和尚進莊，起了東風暗槓。這就兩番辦了，大家都着了急，和尚下家着慌，恨不能詐胡才好。對門兩牌，起得倒挺順序。沒看幾張，可就是倒不開叫，仔細數，敢則是小相公。和尚上家不打算胡了，想盡方法頂和尙，誰和他打下什麼，和尚吃什麼。眼看着和尚聽牌了，和尚又抓了一張財神來，大家一看，更急了，互相使眼色。叫幾個看主牌胡的全副動員互相聯絡。別叫和尚胡了，和尚還把牌。又小一下錢塊呢。這時對門小相公，乘着和尚不注意，偷偷摸摸的噉咕了一張牌去。算是有叫了，門清斷么兩番，加上元寶也是滿貫。這時他使用暗號告訴下家，也打出一張牌來，橫着打了出去，用中指一彈，下家一看，橫出是餅子，中指一彈是守心丸。他叫五餅嵌兜兒，若是加上嵌當獨一聽的噶子，這一把也不少。他立刻把五餅打了出來。那家剛要胡牌，和尚道：「嚟這五餅，真釣上了，我單釣五餅，剛要想打出去，張。誰知真胡呢。」那家一看，和尚胡了，這心裏盤扭就別提了。和尚又進莊，

下家都沒錢了，和尚說：「沒錢就不來了，先說好了的。」下家道：「有有。」說着，又去跟別人借幾十塊錢來。跟着又來，這回看歪頸都商議好了，慎重些吧，各方面都看到了，再打出張來，誰知道沒聯絡好了，和尚就胡了，並且一胡就不輕，不是兩番就是滿貫，一連胡了十幾把，莊家是終沒下來，大家這氣可大了，怎麼會贏不了和尚？和尚也稀鬆平常，並不精明，更沒鬧鬼，就是一個幸就是了，但是他圖索來有方法可以使和尚背下去，可是這回怎麼弄也不靈了，換着手打，把一切不局氣的方法都使出來，就連腥賭都不爲的方法也用上了，徹底是不成，和尚是胡牌沒完了。這時看看快天亮了，別的桌上都有結果了，和尚這桌還不敢歇。一家都來看和尚打牌怎麼會這樣幸。那青年李智恒，今天又輸了，而且輸光了，他頹喪着精神，無臉再回到家裏，回到公司更無臉再見朋友，他想找個地方自殺去，用腰帶一上吊了却一生，省得見人害着他，和尚贏了這些錢，心裏想着老天爺竟降福給和尚，爲什麼不降福於自己。這時就聽和尚說：「告訴你說，老天爺有眼睛，在賭場上裏，不管他地位多高，人品多高，只是想錢的必輸，你們就記住這句話得了。平日作福爲善，一到賭場想贏錢，那些慈善全沒用了。」

智恆一聽，恍然大悟，自己根本不應該走進賭場來。可是這時後悔，已經晚了。這時有些賭徒輸得直着急，把贏了別人的錢，也都輸給和尚了，有的雖然沒輸，但見和尚贏這許多錢，十分眼紅，有幾個人湊在一起，商量要把和尚的錢弄過來，便智不成了，只有用武力，打算在大家出來之後，先跟和尚分錢。如果和尚不幹，便裝着打架，把和尚壓在底下，把錢搶到手裏，大家一跑。大家商量好了。便宣布散局了，因為天亮就不好出去。和尚把錢揣了一滿懷，笑嘻嘻的走出，大家擁着，都說大師父太幸了。明天夜裏還得來，和尚說：「還得來。晚上見。」這個說：「和尚借我五千塊錢。」大家都要借錢，和尚說：「那可不成，賭錢概不外借。」某甲便推某乙道：「你輸的起嗎？打牌講究贏錢，跟人家借怎麼一回事？」某乙道：「你管的着嗎？」說着，便眼色。某甲道：「今天就要管你！」說着就給某乙一個耳瓜子，某乙就推某甲，丙丁戊己全都圍上來，有的裝作勸架，誠心往和尚這兒擠，有的作爲幫拳，直拉和尚，這時天將朦朧的亮，路上還沒有人，這些人便乘亂互推互打，把和尚壓在底下。和尚直嚷：「哎喲，你們可壓壞了我了，誰直掏我的錢哪！」李智恆在旁邊看着十分有氣，遂攔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這不明擺着欺侮人嗎？」大家同他瞪眼道：「你要管，連你一齊揍，」李智恆吓得忙躲開了。心裏想和尚何必進賭場？贏了錢也帶不了去。這時自己也無暇顧和尚了，自己找地方上吊去吧，且說這些人，壓住和尚，大家搶了，這時就聽和尚在底下嚷：「別壓了，快把我壓死了。」大家一聽，不像和尚的聲音，有人喊道：「快看看看吧，不像和尚。」

一大家忙起來一看，把王五爺壓在底下，和尚不知那兒去了，王五爺直哼哼大家忙給他擡土，王五爺說：「擡土不擡割沒關係，我的錢全叫你們給掏了去了一大家一聽，立刻又把錢拿了出來，數了數，還損失很多，那就只好認作倒楣吧，可是和尚那裏去了，十分奇怪，大家再也找不着和尚，也就分散。到晚上再說了，他們商量好，如果和尚來了，非叫他的錢都吐出來才罷，不然就得要他的命，倘若和尚不來，大家分頭去訪，在哪裏見着他，回來報告，大家非把他弄死，這才解氣。這裏有上煙館的，彼七，吃了和尚的虧，越發聯合起來，與和尚拚命，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根，走到一個樹林子，想找棵歪脖子樹上一吊。了却心事，

見和尚在地上睡覺，他奇怪，和尚怎麼果跑到這裏來。

又怕就誤自己上吊，和尚睡的很香，他不再理他，自

無可耐何，不覺淚下，把腰帶拴好，掖了掖，很結實，他

說道：「你倒這些腥賭老月，害了多少人，還要害我和尚，豈有此

跳，再看時，原來和尚說睡語。他遂又把脖子往前一伸，又聽和尚嘆道：「李

子，叫他們罰了，還要上吊，他連他媽都不管了。」李智恆十分奇怪，看和尚

的很香。他想着，自己的母親這有人管，自己實在不該死，可是這麼大的虧空，自己如

何能補償呢？到時候下到獄裏，身敗名裂，仍然不能待養母親，活着多沒意思呢。

他不聽和尚的睡語，仍然要上吊，這回狠了心，把脖子伸進套裏，往下一沉，就覺頭一

暈，只聽咕咚一聲，自己坐在地上，睜眼一看。帶子斷了。就聽和尚說道：「真倒霉，

睡個早覺都睡不消停，跑到這兒上吊，咕咚咕咚的。」說着走了過來。李智恆道：「實

在對不住，沒想到帶子會斷了。」和尚道：「那你不會找結實的。我借你一根，這根比你

那根結實的多。」李智恆一聽，這和尚簡直不盡人情，可是自己執意要死，也就不再管

他，借帶子更好，可是怎麼還呢？和尚把帶子，遞給他道：「你結的扣兒都不成，我告

訴你，非得必結幾個不可，要不然容易脫落下來。」李智恆心說：「和尚真實心眼兒。」和尚又道：「這條帶子，我上了幾回吊，都沒斷過。」李智恆道：「那你怎麼還活着？」和尚道：「都有人給我繫下來。」說着，給他拉好了套，拉了拉，說道：「結實了，上吊罷，你死了我再睡。」李智恆也不再跟他說什麼，只說：「和尚，你是出家人，最好不要說看我，你站遠一點吧。」和尚道：「處成。」說着，走出樹林，李智恆剛要上吊，和尚又走進來道：「等一等，我忘了你在那兒，你告訴我一聲兒，我好到你家送信去。」李智恆道：「我這裏有居住証，你拿去吧。」和尚把居住証拿走，李智恆剛要上吊，和尚又走進來道：「我說李智恆，你到底爲什麼上吊？」李智恆道：「我的錢都輸光了，虧空補不上，我無臉見人了，所以我此尋死。」和尚道：「那麼上吊吧！」說着走了，李智恆這回不等和尚出樹林了，他剛一回頭，李智恆就往脖子上套，和尚又回頭說道：「我問你，你到底爲什麼要賭錢？」李智恆道：「和尚，你也不必問來問去了，我賭錢不過是受朋友的引誘，後悔已遲，你不必管我了，等我死個踏實就得了。」和尚道：「我不管也成，可是你就不管你的老太太了？」李智恆一聽，眼淚出來了。也

沒得可說，低頭不語。和尚道：「這樣吧，我出個主意，我有個朋友，名子叫何老二，他在西直門外頭雲王墳西邊何家村住，他欠我和尚不少錢，你一共虧多少錢，你就提我和尚要你來的，你要多少，他給你多少。」李智恆一聽，將信將疑，像他那窮和尚，人家會欠他不少錢？一遂道：「大師父的好意，我非常感謝，可是我的虧空太大了，幾十塊錢幾百塊錢，管不了事的。」和尚道：「你要個十萬八萬的可有呀。你別瞧不起我和尚呀。」李智恆一想，昨天和尚那樣豪賭，恐怕贏不少錢，可是人家給不給，還是問題，他道：「我也用不了十萬八萬的，只要有五六千塊錢就成了。」和尚道：「五六千塊錢，你就把你要了命，你也太狂了你自己，你去找何老二去吧，到那兒他就給你。」李智恆道：「大師父法號怎麼稱呼？是給我寫個名子還是拿着一封信？」和尚道：「都不用，你到何家村一打聽何老二，人家就告訴你。他到何老二家裏一提起個窮和尚派來的，他就知道，你去吧！」李智恆道謝而去。他一邊走一邊想，和尚這話未必是真的，他也許是怕我上吊，給我支出城外頭去，去去再說，如果沒有這麼一個何老二，或是何老二不給錢，自己再去逃河，也還不遲。不提李智恆去找何老二，且說濟公想到這個賭局

不抄，終是野人爐，今天晚上，幼得那警察來抄辦一下不可。現在自己先找個地方住。他去到一個大廟去掛單。到了晚上，他又溜溜達達的向賭窟走來。昨天那警察因為追和尚不見，覺得很奇怪，第二天果然出了一個命案，和和尚今天來，一來是為破賭窟，一來是為破這命案。他來到附近，早有警察看見，同時還埋伏着很多偵探。警察道：「昨天就是他。」和尚一聽，撒腿就跑，警察和偵探便在他後跟隨，和尚鑽進胡同，警察在後追着他，就見和尚一直跑到一個大門前邊，鑽進去了，警察立刻包圍了這個宅子，拿出手槍，跳牆進去。這一羣賭徒，還要得十分高興。賭徒們正在興高彩烈，大家猜測和尚今天來不來，如果來的話，非得敲他一二不可，正說着和尚跑了進來，大家喜道：「和尚來了，叫他推推。」和尚道：「可了不得啦，警察來了，別要了。」大家一驚，剛要藏躲，警察已經追跡而至，一看大廳裏，牌九，寶盒，麻雀，無一不備，方知道這是一個大賭局。立刻先把賭具搶到手裏，有的先沒收錢財。有的拿槍把着門，一個也跑不出去。挨着次序都捆上了，連和尚一併。和尚說：「我不是耍錢的，細我幹嗎？」警察道：「你不要錢，怎麼跑到這裏來？」和尚道：「我是給他們送信兒來了。」警察道：「那你

早巡風的，越發得細你。」和尚道：「嗚，那桌子底下還有一張牌，掉在地下了。」警察道：「找找，別短了一張，這一張牌就缺證據了。」說着，把桌子都抬起來，看看地下有沒有什麼牌，桌子挺沉，他們會沒抬動。甲警察道：「沉重的桌子，也沒安着石板心呀。什麼木頭的。」說着，便俯身鑽到桌子底下去找，誰知脊樑往上一頂，碰到桌子，覺得桌面特別柔軟，吓了一跳。用手一摸，軟乎乎的彷彿一個人的脊樑，他很奇怪，說道：「這個桌子底下有東西。」巡官道：「趕快翻過來看看。」警察立刻把桌子翻過，四腿朝天，他們一看桌面下邊，原來有一個人，頭頂着一個桌角，腳蹬着一個桌角，用力一撐，居然把身上貼到桌面，懸空，頭撞不下來，大家全都笑了，警察道：「別練功夫了，快起來吧！你的功夫還真不錯呢。哈哈。」乙警察道：「要不是和尚幹掉了一張牌，還真把他落下了。」他們說笑着，把大家一齊拉出門外，裝上大車，一直拉往局裏去了。到了局裏，一個一個的挨着問，各各回了欺，加以申斥，然後具了保結，取保釋放。派着警察，跟着打保。和尚也有個警察跟着，一边走着，一邊說着。和尚道：「我說劉爺，還沒升嗎？」警察叫劉德，問道：「你怎麼知道升不升？」和尚道：「聽常叫作跟着我

取保呀。」劉德道：「喝，這一說你時常犯案哪？」和尚道：「我都是被牽連，沒有了法子。」劉德是個老實警察，和尚想要他立一件功勞，他們走着，和尚又談到那件命案的事，和尚道：「兵馬司那孩子命案，兇首逮着沒有？」劉德道：「沒有哪。」他覺得和尚問的奇怪，他以爲是和尚幹的，他說：「和尚，如果你是朋友的話，你給我作個人情，乾脆你說了實話：我從旁一保你，準保不叫你吃苦子。」和尚道：「這是那兒的話？好，我若敢幹那事，我就發了財了，還能窮得這樣？」劉德道：「你可知道一點線索不知道，如果說了破了案，不但沒有罪，反倒立了功。」和尚道：「等我慢慢訪查，我現在還不知道呢。」劉德道：「那不是白說一回嗎？」說着，到了取保的地方，是一個住戶，劉德道：「要鋪保，這是住戶不成。」和尚道：「這個是鋪子，賣東西。」劉德道：「賣什麼？」和尚道：「賣烟土。」劉德道：「有營業執照嗎？」和尚道：「沒有。」劉德道：「沒有營業執照不算鋪子。你得另外找。」說着，便要拉和尚另找，和尚道：「那麼私賣烟土不犯法嗎？」劉德一想，對呀，這犯法的事，查出來也是一件功勞，可是和尚打保這事怎麼辦呢？和尚道：「我請助你尋捕他們。」劉德道：「你要認

了呢？和尚道：「我絕不跑。」說着，推門便往裏走，劉德便跟在後面，這家婦人一個見有個窮和尚進來，以爲是買烟土的，他們都有個暗記號，可是跟着警察也進來，不覺吓了一跳。和尚道：「我來買鴉片來了。」那婦人道：「喲，我們這裏可不賣烟土，你這和尚可別胡說亂說。」和尚道：「我來買過呀。掌櫃的在家沒有？」說着，便往屋裏走，他說：「我跟掌櫃的有交情。」婦人道：「這是那兒的事？我們當家的出去了，我們那兒會有烟土，這不是沒影的事嗎？」劉德道：「和尚可別誣賴好人哪。」和尚道：「沒錯兒，你搜吧，準能搜出來。」正這時，外邊走進一個男人來，那婦人便說道：「你瞧這和尚真是半瘋，傳說你們這兒賣烟土。」那男人道：「豈有此理！這和尚是半瘋，警爺不要聽他的。」和尚道：「沒錯兒，你翻吧，準能翻出土來。」劉德便向各處去搜，他道：「搜不出來你可擔這責任。」和尚道：「我擔我擔。」劉德翻了半天，也沒翻出什麼來。說道：「和尚，你那罪過可不輕呀，你誣賴人家不成。」和尚道：「你不會搜搜炕洞，炕洞裏的土多之哪。」劉德便俯下身去，一拉炕洞的門，力猛些，裏面飛出許多土，嚇得劉德直咳嗽，撫着鼻子，用手摸了摸，弄了一手塵灰，說道：「和尚，那

裏有土呀？」和尚道：「這不是土嗎？」劉德道：「塵土呀？我說的是烟土。你這和尚可真心搗亂。」他有點生氣，那男人也說：「和尚簡直是半瘋」。和尚道：「你也笨蛋，你不會把那土扒開？」劉德道：「倘若不是沒有，你可留神你這通打。」和尚道：「沒錯兒，你掏吧！」劉德把土扒開，忽然摸着一個硬東西，他心說：「有點門兒。」他往出一抽，却抽出一把斧子來。那男人看着，立時變了顏色，劉德道：「沒有煙土，倒有一把斧子。」和尚道：「你問問他這斧子是幹麼的？」劉德遂問那男子道：「你這斧子幹什麼用的？」那男人道：「我這是劈劈柴，砸硬煤用的。」劉德又跟和尚道：「這是人家劈劈柴砸煤用的。」和尚道：「劈劈柴砸煤，幹麼放在炕洞裏邊，而且還用上埋了起來？」劉德一想，對呀，遂問那男子道：「你幹嗎把斧子埋起來？」那男人結結巴巴的道：「我我怕孩子拿拿著玩，挺危險的。」劉德一聽，也有理。和尚道：「你再看看斧頭，把土擦下去！」劉德把土擦下去，一看斧頭，嚇，血跡斑斑。他剛要問。和尚嚷道：「他跑了，別叫他跑了，快追！」劉德抬頭一看，那男人跑了出去。立刻掏出法繩就追，和尚一邊追一邊喊截住。那男人也不知這麼竟跑到那天出命案的地方，跑到那裏，

心裏一迷糊，摔了一個跟頭，和尚跑過去，就按在底下，劉德也跑了過去，拿繩子把那兇手網上，那兇手力氣頗大，還要逃脫，和尚打了他一個嘴巴，他竟服服貼貼的，跟着警察去了，和尚在後邊跟着，到了局裏，一問和尚的保，劉德說：「沒有打成保，捉住一個兇犯，一局要升堂一問，果然是那個命案的兇手，便問劉德怎麼捉住的，劉德把和尚怎麼帶去打保，怎麼炕洞底下翻出斧子的話一說。大家一聽，多虧這和尚，要不然這兇手捉獲不了。可是這樣和尚怎麼知道的呢？一問兇手，兇手說並不認識和尚，又問和尚，和尚說：「我認錯了，我的保不是他，我找過保名子叫吳良新，也不知怎麼會找到他這裏。」官人一聽，便給劉德記了功勞，又叫他跟着這和尚找吳良新打保去，衝這名子，這人也不怎麼樣。怎麼會叫吳良新？和尚說：「喝。這個人，傾家蕩產，囤積倒把，無惡不作。」警察道：「那麼你怎麼交這麼一個朋友？」和尚道：「誰願意交他呀？皆因為從前借了我幾萬塊錢，到現在不還我，把我弄得一貧如洗，我只得出了家，現在他作了買賣，我找他打個保還不成嗎？」警察一聽，這個吳良新不是好人哪。」和尚道：「誰說是好人？」劉德道：「走吧，」他又回和尚走出來，劉德因為和尚幫助他破了

一案，記了功勞，又升了一級，十分念和尚的好處，所以待和尚挺自由的，他想請請和尚。他說：「一天不早啦，跑了一天，還沒正經吃點東西，大師父也餓？」和尚道：「誰說不是。咱們吃點什麼去。」劉德道：「我請大師父吃點什麼，咱們找個素館去。」和尚道：「我和尚不吃素，我帶你吃個館子去，我和尚的請。」劉德道：「你沒有錢，怎麼請我？」和尚道：「不用我花錢，也不用你花錢，反正兩個人花錢。」劉德一聽，只得同着他去了。兩個人進到一個飯館，在散座裏找了個桌子坐了，和尚是又要酒又要菜。夥計都真納悶，一個窮和尚一個警察，會跑到一塊兒，又吃又喝，大家對於窮和尚都瞧不起，可是內中警察的關係，不能不讓開，他們吃飽了喝足了，和尚叫夥計算賬，夥計一算，兩個人一共吃了五十塊錢的。和尚說：「不算多，以外再給五塊錢小費。」說着，就要掏錢的樣子，夥計道：「您帶着吧，我候了吧。」和尚立刻見台階就下道：「好，謝謝啦。」夥計本來是說的一句謙和話，不料和尚真依實了，夥計苦笑道：「大師父。」和尚道：「何見？」夥計道：「大師父如果帶着數錢……」和尚道：「呀，幹麼呀？」夥計道：「不是，那個，那個什麼，替內哪，大師父您多慈悲，那個，我們苦人

……和尚道：「我也不甜。」夥計道：「不是那意思……」和尚道：「是那意思？」劉德看不過去，夥計本來是虛讓，和尚依實了，不知和尚是裝傻還是缺心眼兒。他道：「得啦，我給吧！」說着便要掏錢。和尚道：「別介，我不是說過我也不給，你也別給，有人給嗎？這夥計說他餓了，咱們能以人家這面子嗎？」警察劉德說道：「他是一句謙虛話，大師父依實了。」和尚道：「他那謙虛話呀？你瞧，我和尚就是這麼實心眼兒。得啦，記在賬上吧。」夥計道：「大師父，櫃上現在老虧，東家下了話，不賺錢，所以出入將將相抵，一記賬，就得虧現錢，所以櫃上不立這個規賬。」和尚道：「往找這兒立。」夥計笑道：「我們也不認識您。」和尚道：「不認識我，還不認識何老二嗎？」夥計一聽，這話有些蹊蹺，遂道：「您先等一等，我跟掌櫃的說一聲去。」說着，便把掌櫃的找來，掌櫃的一聽，何老二是東家的名子，立刻想起來，東家曾經發過話，若是在個窮和尚來，就得趕緊報告他。這個窮和尚，莫非就是東家找的那個？遂道：「您再等一等，我去找東家去。今天還取巧，東家就在後邊呢。」說着便往後邊去了。原來這飯館子是何老二開的，何老二下了話不准賺錢，只要夠本就得了，就是爲了便利他人

。今天他正在家裏呆着，和何老太太說：「濟公長老也不知那兒去了，怎麼老不來了呢。」他們日夜禱告，忽然門外有人叫門，出去一看，說是叫李智恆，是一個窮和尚打發來的。何老二一聽，知道是濟公長老派來的，十分喜歡，立刻把李智恆讓到裏面，李智恆便說一個窮和尚叫他去取幾塊錢。何老二忙問道：「聖僧老人家現在何處？」李智恆道：「我也說不清。」何老二道：「那麼這錢給他老人家送到那裏去？」李智恆道：「不是送了去。」說着，便把如何要輸了，如何遇見窮和尚，如何窮和尚叫他去找何老二的話，說了一遍。何老二聽，說道：「原來如此，既然是聖僧叫您來的，一定給您。」李智恆一聽十分奇怪，這個窮和尚居然有這麼大門路。又問道：「這個窮和尚是誰，連我還不知道呢。」何老二道：「您道現在還不知道是誰嗎？」李智恆道：「不知道呢，我問他寶號，他沒告訴我。」何老二道：「哎呀，您還不知道，快磕頭吧，那是濟公長老，濟顛聖僧。」李智恆驚訝道：「是嗎？您怎麼知道的？」何老二遂把那濟公和人打架，他來勸架的話，說了一遍。李智恆一聽，立刻回天磕頭，口稱聖僧不止。何老二道：「我們一塊兒進城吧，我手裏沒有多少現錢，都存在城裏了。」說着，便同李智恆一

同進到城裏，來到飯館，一塊兒在裏面吃飯，這時掌櫃的一提說外面有個窮和尚同着一個警察，吃完了飯，不給錢，說記在賬上。一何老二一聽，忙道：「哈哈聖僧他老人家來了。」說着便往外跑。李智恒也追了出來。一見果然是濟公長老，這兩個人全都跪倒，口稱聖僧，磕頭行禮，鬧得劉德一怔。和尚道：「我奉求你一點事。」何老二道：「是，聖僧自管吩咐。」和尚遂把打舖保的事一說，何老二道：「成了，這還有辦不到的嗎？自那天聖僧去後，小人和家母每天焚香禱告，盼望你老人家來，你老人家真是神通廣大，救了李智恒又等到我們全在這裏。可是聖僧爲什麼打保呢？」和尚便將那大在賭局的情形一說，劉德聽了也怔了，便問和尚到底是誰？何老二說道：「這是濟公聖僧。」劉德一聽，立刻說道：「想不得他老人家這樣神通廣大。你老人家還幫助我破了一案，若沒您老人家，我如何能夠升級記功呢？今天無論如何，難得收我作個徒弟。」說着，便跪下磕頭，和尚道：「阿彌陀佛！起來吧，你先辦完你的公事，有機會咱們行禮吧。」劉德道：「你老人家不肯收嗎？」和尚道：「吉時未到，你先回去，咱們的緣分總有。過幾天咱們在旅館相見。」劉德也不明白濟公這話的意，他也不便問。和尚叫何老二打

個保，劉德拿書保結走了。李智恒又和濟公何老二來到寨邊，濟公道：「李智恒呀你回家去吧，家裏惦念呢，過幾天我還許到你家去一趟，找你的妹妹去。」李智恒一聽，這也就是濟公這樣說，別人若是這樣說，那還不值一個嘴巴嗎？他道：「您老人家到舍下去，真是無上幸福。」和尚道：「我同你的妹妹還有事商量，你回去同她說一聲兒。」李智恒答應着走了，心裏納悶，濟公怎麼會知道自己有個妹妹？而且還和妹妹有事商量，什麼事呢？他回到家裏，原來李智恒確有一個妹妹，名子叫李智照，她是一個大學生，聰明美麗，品行端莊，她素常不信佛，她總說這是迷信。她今天見她哥哥一夜一天沒回來，有些不放心，同她的母親念道：「我哥哥怎麼一夜一天都沒回來。不是出了毛病？」李老太太也有些不放心，雖然知道自己兒子不會有錯兒，但是老不回來，這不是常有的現象。母女兩個人正自發愁，提心吊膽，李智恒回來了。她們這才放心，忙問她上那裏去了，李智恒不敢說假話，遂把自己怎麼賭錢，先怎麼贏，後怎麼輸，怎麼在賭場遇見窮和尚，怎麼自己上當，怎麼和尚救他，怎麼在飯館裏，才知道窮和尚是濟公長老。前前後後說了一遍，李老太太一聽，連忙口誦阿彌陀佛，跪在地下磕頭。李智肥不信

道：「什麼濟公和尚，沒有這些事，一定是哥哥說了假話。」李智恒發誓道：「我絕不撒謊。」李智麗道：「你不撒謊，那和尚他來必是真濟公，卽或是濟公，他也未必有多大能耐，不相信。」李老太太道：「孩子，這個你可不能不相信哪，濟公長老神通廣大，你這裏說不信，他老人家都能知道。」李智麗道：「不信不信，我就是不信。非得他當面叫我看見他的如何神通，我才相信呢。別人誰說也不成。」李智恒道：「濟公長老還說要來會你呢，還說有事和你商量。」李智麗道：「我不聽他那謠言惑衆，他若叫我相信，事比天還難。」李老太太道：「可千萬別這樣說呀，得罪了他老人家，你的福就沒了。」李智麗道：「我偏不信，死也不信，除非他當面作給我看，我叫他變什麼他就能變什麼，這才信呢。」李智恒道：「你這話可太唐突了，過幾天聖僧若是來到，你還是別這樣傲慢無禮。」李智麗道：「反正我不信。」那母子兩個人苦勸了半天，也是無效，若問李智麗見了濟公信了沒有，且看下章：

第三章 濟公作媒

話說李智恒回到家裏一說濟公長老要到家裏來，李智麗便反對說絕不可信。李智恒反到着了急，生怕濟公長老來了，妹妹李智麗着有什麼不敬，那多不好意思呢，他每天担驚害怕。這天是禮拜日，他們都休息，在家裏閒談，李智恒怕濟公來了，遂對李智麗道：「妹妹，我請你看電影，你去不去？」李智麗道：「我看了，沒有一家好電影。」李智恒道：「上公園走走好不好？」李智麗道：「我今天不想出門，因為我還想看看書。哥哥，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實在不大好懂。」李智恒一聽，心裏越發着急，心裏說：「這若是濟公聖僧來了，她一說這相對論，這可糟心呢。」他越怕濟公來，濟公進是偏來，這時幾聽外邊叫門，老媽子跑進來說：「外邊有僧窮和尚來了，我說我們小姐在家，向不齋僧佈道，趁早走。那窮和尚說：我就是找你們小姐來了。您快看過去吧。」李智恒一聽，說道：「聖僧來了，快接進來。」說着，便往外跑，一見，果然是濟公聖僧，連忙跪下磕頭，把濟公讓進自己屋裏，誰知和尚偏往上房裏走，他無法，只得跟在後面，這時李老太太也跑出來，跪下磕頭，口稱聖僧不止。和尚道：「老太太請起，不要行禮了。」一說着，便坐在上坐。這時李智麗看見是一個窮和尚，心裏已經不喜歡，又見母親給這

窮上而行這樣大禮，和尚竟這樣傲慢，越發不喜歡。大家落坐，李智恒叫老媽沏茶，李老太太說道：「小犬多蒙聖僧搭救，得以不死，不知如何樣報答。」和尚道：「這是他的命不該死，姑娘呢。」李智恒一聽，立刻就出了汗。李老太太忙問道：「智麗出來見聖僧長老。」李智恒先跑進裏去，囑咐他道：「千萬可別得罪他老人家。」李智麗那裏肯聽，走了出來，對和尚也不行禮，說道：「聽說和尚喚有龍圖。」和尚道：「那有什麼能耐，吃完了睡，睡完了吃，吃的飽，睡的香，這就是我的能耐。」李智麗一聽，越發睡不着了，李智恒道：「濟公聖僧能耐可大了，能夠呼風喚雨……」李智麗道：「請和尚作一個我看。」和尚道：「不要纏他，我和尚那裏會呼風喚雨？風雨是天然的現象，無緣無故的改變天象，這是不應該呀。」李智麗道：「那麼和尚會什麼呢？若是光會吃飯睡覺，人人可爲，還能稱什麼聖僧呢？」可是別小看這些，現在能夠睡的香覺的人，實在不多呀。」李智麗道：「睡的香是少用腦子的緣故，這不算出奇，我問和尚有什麼本事沒有。」和尚道：「我和尚就有一樣本事，會治病。」李智麗心說：「他還會治病？」便問道：「和尚會治什麼病，用什麼藥？」和尚道：「我和尚不會治別的病。」

我專治半取第一之病。」李老太和老翁如雷一聽，莫明其妙，可是李智麗一聽，却不由一怔，覺得和尚菩薩會知道自己的事呢？太極和尚道：「如有這種病者，找我和尚一治，準得治好。」李智麗笑道：「還真當這病精的嗎？」和尚道：「怎麼沒有？這種病還是真不輕，倘若不治，還有性命危險。」李智麗一聽，越發奇怪，便問道：「這個病怎麼得的呢？」和尚道：「這個病因很複雜，第一是先發不公，第二是題目外洩，這裏還有感情嫉妒等作用。」李智麗更驚呆了，便道：「這個病怎麼治呢？」和尚道：「非得有這個病的人，跪到我的面前，我才給她治呢。」李智麗一聽，有些爲難，原來李智麗在學校，每學期考試，必要第一，今年他信換了主任，這個主任不甚公平，他們班裏有個女同學，名子叫梁漫，是一個好交際，出風頭的女人，功課不怎麼樣，而虛榮心很大。自換了新主任之後，她每天必跑到新主任那裏，拿出她的交際手腕，主任當被梁漫迷住，對她非常要好，同學全部知道了。寒假以後，每次月考，梁漫都得滿分，大家都說梁漫在暑假有考取第一的趨勢。李智麗不能保持這個王座了。李智麗有些生氣，假如梁漫的功課實在比自己好，自己絕不介意，而梁漫的功課非常壞，完全是主任不公，

或是把題目預先告訴她，或是把她的卷子暗中改了，這種行爲，太叫人不平。人們不知道，都要懷疑自己的功課退步了，叫人把第一奪了去，這多麼難看呀！她爲這事憤懣的了不得，可是又沒有辦法，只有自己越發努力，叫他考不倒，一點毛病挑不着，他也沒有法子，可是幾回月考，梁漫都因爲預先知道題，而得了滿分，到暑假一平均，即或自己答得滿好，恐怕也爭取不了第一。主任還要叫梁漫得第一，用什麼法子，也能得到第一。她越想越整扭，想因此而念，更不好看。她想這次若是降到第二，她非得死去不可，她和他的哥哥一樣好臉面，輕生命。今天聽和尚一說這話，心裏有點奇怪，可是自己始終不信和尚有能耐，她想這或許是和尙聽誰說的，所以她並不言語，也不再問和尚怎麼能治這病，她想和尚不會有辦法的。這時，聽和尚說：「這要是第一被人奪了去才難看呢。同學也瞧不起了，親友也瞧不起了。」李智麗一聽，不由說道：「那麼怎麼才能得第一呢？」和尚道：「這樣問可不成，非得有這病的人，跪在我的前面，我才能告訴她呢。」李智麗道：「假如和尚能夠說出來而且有效力，連我都要跪在面前磕頭。」和尚道：「不成，非得先就頭我才說呢。」李智麗無論如何，不給和尚跪下磕頭，

和尚又道：「那無論如何，我是說不說的。」李智麗一聽，心說：「我先試試探探和尚有沒有能耐，如果真有能耐，我就給他磕頭，如果他沒有能耐，我就不理他。可能怎麼試驗他有能耐呢？她在想主意，又怕和尚坐一會兒就走，非得把和尚留住，才能想方法試驗他。她叫哥哥陪着和尚說話，把母親叫到裏屋，低聲說道：「咱們留這和尚吃飯呀。」

「李老太太道：「他老人家吃素呀。」就聽和尚在外屋嚷道：「我和尚什麼都吃。」她們吓了一跳，她們都納悶，這點聲音，不致叫和尚聽見呀，和尚怎麼聽見了呢？」和尚道：「在那兒說話我都聽不見。」她們一聽，更驚奇了，這是心說的話，他怎麼全知道了呢？她們只得走出來，對李智恒道：「你去給聖僧叫一點菜來，留聖僧吃完饭再走吧，」李智恒答應着，和尚道：「我有一個方法，不必單叫菜，由家裏作一點菜就得了。」

「恭敬不如從命，他們知道濟公向來不虛偽客氣，於是投着，濟公的主意，叫老媽子去買菜作菜。他們仍舊說話，李智麗道：「聽說和尚預知未來這話可靠嗎？」濟公道：「我和尚可不能洩露天機。」李智麗道：「聽說和尚會隱身法，可以給我看一看。」濟公道：「一切佛法，不能當作試驗玩。」李智麗一聽，心裏懷疑，和尚大概沒有能耐，他

只是瞎吹，一叫真兒，他什麼都不會了，只是拿話來支吾李智恒也曉得李智麗是想試驗濟公，他希望濟公給她作一手兒看，以便叫她相信，同時他又希望李智麗相信了濟公，不要這麼試驗，招他老人家不樂意。李智麗有點失望：「我以為和尚神通廣大，佛法無邊，原來也是什麼都不會。」和尚哈哈笑道放肆誰說我能呢？都是他們造謠言。」李老太太忙說李智麗道：「你瞧你這孩子，這樣僧老！」和尚道：「這是她的緣還未到，她的善根總是有。」李老太太道：「那麼聖僧老人家何妨開示她。」和尚道：「我倒想開示她，就是她的痴氣太大，她有點瞧不起我和尚，我老想試驗我有什麼本事，她不給我跪下道頭，我怎麼能夠對她說呢？」李智麗一聽，當着母親，怪不好意思的，她想：「我就先給他道頭。」看他有什麼本事。」想罷，便道：「好，我給你老人家磕頭。」說着，便委委曲曲磕了三個頭，和尚說道來：你這頭磕得不誠意，還是想試驗我和尚有什麼能耐，得磕這三個頭不白心，拿過手來。」李智麗便伸了過來，和尚便在她的手掌上，胡畫了一陣，李智麗見和尚的手那樣憐，真想把手縮回來，她怕傳染了微菌。和尚畫完了說道：「得啦。」她們一看，手掌上什麼也沒有，李智麗道：「這

是幹什麼呀？」和尚道：「你考試的時候，你如果一着急，你再看手心，裏邊什麼都有，可以救你的急。」李智麗一聽，半信半疑，她現在什麼也看不見，到了考試的時候，就能看得見嗎？再者考試不一定就考什麼，難道一看手掌就知道嗎？」她有點不信，可是也不好意思問，她也沒放在心裏，跑到屋裏去洗手，怕和尚傳染病菌。一會兒菜得了他們留和尚吃飯，吃完了飯，和尚說：「我還有點事，過幾天我還來。」說着，便別了他走了。李智麗的畢業考試到了，她每天用功讀書，準備考試，把和尚這個破兒也忘了。每天考試化學，又找極難而又極偏僻的題目來考，不但別人都答不上來，就連李智麗也答不，當着急，她想她沒有這樣答不上來過，今天怎麼了？假如今天竟答不出滿卷，那可就了，不管考第一也罷，考第二也罷，只要完全答對，人家也無話說，今天若是不及格，人家一定要說自己太不用功了。她着急的出了汗，倘若今天答不出，非死不可。手裏拿着筆，怎麼也寫不出來，手裏出了汗，她拿出手絹來，擦手上的汗，不料剛一擦汗，忽然看見手心裏現出字來，她很奇怪，仔細一看，正是自己答不出來的。她大喜過望，這時她才想起濟公的神筆來，不由口裏念着阿彌

陀佛，默向天空拜謝。她把卷子答了，交了上去，主任先生和同學，莫不驚訝，這個難題，她會答了上來，真奇怪。不但這一門功課，樣樣功課，她都答得圓滿，結果她仍是考了第一，她喜歡極了，她這才知道濟公真是神通廣大，佛法無邊，她回到家裏，同母親哥哥一說，母親和哥哥都道：「濟公聖僧真是神通廣大，以後不可侮慢了。」李智麗深悔那天無禮，等見着濟公，再行叩謝不提。且說濟公自那天別了李智恆家，每天總在街上，勸善懲惡，不知有多少起，窮和尚的名兒，越傳越遠了。這天走到一家糧食店前面，他知道這家糧食店囤積很多糧食，不肯賣，而却在門外，擺了一個攤子，找人給看着，那麵裏都攪了砂子，連草根，都磨到麵裏賣。凡是吃了他的麵的人，全都嚷肚脹，沒有一個不得病的。濟公走上去一看這麵，簡直壞極了，天天若吃這麵，胃若軟的，半年就得死去，和尚口稱善哉善哉！走過來道：「辛苦掌櫃的。」賣麵的夥計道：「這裏不施捨。」和尚道：「我是買麵的。我說：你這麵裏，攪的砂子太多呀，這多傷天害理，我勸你們趕快修點德，這樣攪法，於自己陰功有關係呀。」夥計道：「你愛吃不吃，你管不着，我還告訴你和尚，趁早給我滾遠遠的。」和尚道：「你這人簡直要遭報，

我勸你是好意，你怎麼倒罵起人來？」這時由舖子走出許多小夥子，其勢汹汹，就要打和尚，和尚道：「看得，你們這無法無天，當時就得給你報應。」說着走去了，大家都笑起來。過了一會兒，和尚竟背了一個大木箱子來，裏面裝着麵，木箱上寫着，高白麵粉，一元一斤，每人限購十斤。和尚還嚷着：「誰來買麵，一塊錢一斤。」大家一聽，都十分奇怪，怕和尚鬧的是什麼鬼，那有這麼便宜的東西？這年頭兒作正事都這麼困難，人們都被傾怕了。這時有知道和尚，說窮和尚時常施捨，這不會是假，於是離家近的，便回家去取口袋，離家遠的，便脫下衣服，當作口袋。一會兒，便把和尚圍上。和尚說：「大家別慌，人人有份，都排好了隊。麵有的是，準叫你們都買的着，可是一個人就准買十斤。」這時大家都排好了隊，有的想往前擠，也不知是誰，把自己的腿揪住，硬往後邊拉，轉頭看，並沒有人。一會兒，都排好了。想不排好都不成，不知誰硬按腦袋，都排好了秩序，有的說：「和尚這一木箱子，賣幾十人就沒了，咱們還購等什麼？」和尚道：「有窮是絕不自等。有人說：『回頭談着還許誰來呢！』大家一個一個的挨着次序買。和尚也不用稱，只用杓子盛，看着只有多沒有少，有的不放心，借人家

的稱一稱，不多不少正是十斤，人人都如此，大家都很納悶，和尚的分量盛的那麼準。有的買了一回，又想買重份兒，誰知和尚竟會認識，和尚說：「你這人心太不足，罰你一斤麵。誰要買重回，就罰他一斤麵。」那人沒買成二回麵，一稱方才買的麵，果然少了一斤。十分納悶，可是只好認作倒霉，別人一看，也不敢買重回了。和尚一邊賣麵說：「人就是別貪心，貪心就有報。但行好事，準有好報。」這時都嚷動了，說有個窮和尚在大街上賣麵，一塊錢一斤，一個人能買十斤，於是遠近攜老扶幼，全都前來買麵，有的不信，到這兒一看，果然不假。還有的說和尚的麵一定是假的。可是有人買了立刻就作飯，果然非常好吃，一點假也沒有。於是人更多了。這麵舖掌櫃的和夥計們，都暗笑和尚實在是個傻瓜，簡直是宰氣，可是不知他那裏來的這許多麵？掌櫃的和夥計一商量，一邊叫夥計全體動員，也去買和尚的麵，買來之後，然後再攪假往外賣，一邊還小量收買人家剛買的人家花一塊錢一斤買的他花四塊錢買人家的。這時有貪便宜的就賣給麵舖。和尚嘆道：「我這麵就准拿回家去吃，不准賣。誰一賣叫他自己買。」別人不聽他的，還是賣給麵舖掌櫃的了，十塊錢的本，賣四十塊錢，這利誰不貪呢？可是回到家一數

錢，就剩了十塊錢，那三十塊錢不知那兒去了。自拚了半天，半日的話算靈。掌櫃的這時非常得意，買了不少便宜麵，都裝在篋裏，預備晚上看倉庫裏放，同時他同夥計也輪着擠到人羣裏，買和尚的麵。說也奇怪，凡是心裏有毛病的，和尚都不賣，這個過來，和尚說：「不賣給你，你是抽大烟的。」那一個過來，和尚說：「不賣給你，你是小來兒。」那一個過來，和尚說：「不賣給你，你竟講戲話。」那夥計見和尚說：「不賣給你，你買了我就又攪假賣給別人。」一雙雙和尚說的怪話不假，也不知他因那裏認識的，和尚一手賣麵一手收錢，把篋裏就往箱子裏，仍也不細看。那夥計看出便宜，竟少給和尚兩塊錢，和尚果然沒有看出來，十分喜歡，可是把麵拿回家一種，就稱了八斤。有人給和尚一張不對號碼的票子，只家一種麵也知了一斤，這種奇怪情形，不一而足。且說和尚賣了半天的麵，大家算着和尚，早就該沒有麵了，可是和尚這箱子好像是百寶箱，那麵粉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大家驚訝，一直賣到晚上，這才賣光。這時有匪人看見和尚這一大箱子鈔票，不禁垂涎，有些人商量好了，想法劫奪和尚這個箱子。和尚收拾完了，又背起箱子走去。這時麵鋪掌櫃的和夥計，回到櫃裏收拾麵粉，闖入倉庫。他

們都笑和尚真是傻瓜，那裏知道咱們又賺了些這錢？他們抬着筐進到倉庫，打開倉庫的門一看，不覺呆了，裏面所有囤積的麵，完全空了，不知誰運走了。原來這是和尚用搬運法把倉庫的麵都搬運到木箱子裏了。他們想這事真奇怪，早晨還滿倉的麵，怎麼一天的工夫就完全沒有了？大白天的也沒見人運走？他們猜到和道一定會魔術。他們說非得我和尚報復不可。這時掌櫃的急得瘋了。這些錢，怎麼賠得起呢？他放了神經病。這時那個姓陳先生大良發現，他道：「哎呀，甯不能怨人家呀，那們是作傷天害理的事，難免要遭報。和尚說叫咱們當時遭報，這就是現時報呀。我看那和尚來歷不小，我聽人家說濟公卜界了，這一定是他老人家的把戲，咱們趁早改悔，還能不好處回來，不然更沒好處了。」大家一聽，立刻醒悟道：「哎呀，一點不錯。」立刻全改正過來，不敢再胡作非爲了，好好作買賣，掌櫃的人丁瘋人院，先生當了掌櫃的，他們又正經的作起買賣來不提。話說濟公背了一大箱子錢票，且走且說：「哎呀，這些錢往那兒放呢？銀有這時都關了門，先吃飯去吧，吃完飯再說。說着：「便走進何記飯館，掌櫃夥計一見認濟公，連忙過來接箱子，濟公道：「別接，我不放心，你們不用管了，給我作點

酒菜吃。」說着，便把箱子放在桌旁，自己却坐在箱子上，這時早有幾個人跟在和尚後面。他們計劃接和尚這個箱子，他們一見和尚進了飯館子，他們也進了飯館子，他們想乘亂把和尚這個箱子偷走。他們一看和尚坐在箱子上，偷的機會是沒有了。他們遂要酒要菜，大家剛吃了幾口，菜還沒來齊，和尚吃完了，他又背起箱子就走，這些人一看，怕和尚不見，遂趕緊放下筷子，也不吃了，就想追和尚，而盤計把他們攔住，和他們要錢，他們一看飯館裏許多官人，不敢不給，只得大家湊了錢，把賬付清，飯也沒吃，白花了許多錢，他們又追出和尚，他們想花多少錢沒關係，只要把和尚這箱子鈔票搶過來，比什麼都強。他們追逐和尚後邊，和尚背着彷彿很吃力似的，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這點票子，會這麼沉，壓得我和尚真累的慌！」這時，過來一輛洋車，和尚叫道：「洋車。」車夫走過來，和尚道：「你給我拉這個箱子。」洋車夫道：「拉那兒？」和尚道：「太平湖。」洋車夫搖頭道：「不往那邊去。」拉洋車的走了，和尚道：「真是呀，洋車都不拉。」這時這幾個匪人，暗中喜歡，一來喜歡洋車不拉，若是洋車一拉，追着可就麻煩了，而且下手也難，不拉倒好。二來喜歡和尚雇到太平湖，那個地方偏僻

得很，正好下手。這裏有兩個人走上來道：「大師父上那兒天呀？」和尚道：「我到太平湖，這個拉車的不拉，我一個人背可累得慌了。這要是黑天半夜的，怎麼好呀。」這人道：「太平湖什麼地方呀？」和尚道：「太平湖那個太平寺。」這人道：「沒聽說有這麼一個廟。」和尚道：「這人道：『大師父既然累的慌我們幾個人幫住大師父：抬去罷！』」和尚道：「哎呀那可不敢當。」這幾人道：「這沒有什麼的，現在這年頭，可得留神，現在拉車的沒什麼好人，走在僻胡同，他把箱子拉跑了，你沒法兒追去。我們幾個人給你送回去，保險的多。」和尚道：「那可太感謝了。諸位抬到了，我一定重謝。」大家道：「沒有什麼，我們也沒有事。」說着，便去抬箱子，兩個人一抬，覺得非常重，他們互相使了眼色，暗中得意，他們道：「和尚，你在頭裏引路，我們跟着走。」和尚便在前邊引路，他們抬着箱子，在後邊跟着，有兩個人故意同和尚大聲說話，這幾個人想抬箱子轉影壁，可是和尚不時的回頭看，而箱子又那麼沉，抬着不能跑，後來有人想出一個主意，可減輕重量，他偷偷的把箱子打開，一邊走一邊掏出許多票子，大家分裝在懷裏，把這一箱子的鈔票，差不多快掏完了，各人都是懷滿腰圓的他們又把同

和尚說話的兩個人換下來，叫他們也搗了不少票子，箱子成了空的，幾個人見目的已達，就想牽箱逃走，後來有人說：「不必，不必，若是扔箱一跑，和尚非追不可，那總有一個跑不開的，不如一直送到廟裏，大家從從容容的逃跑。」有人說：「和尚一抬箱子，覺得輕了怎麼辦？豈不馬上洩露？」這人道：「不會在箱子裏裝重磚頭嗎？」大家一聽有理，於是大家一邊走着一邊拾磚頭，往箱子裏頭放，一會兒，就重量增加了，和方才的重量差不多了。他們安安然然的放心抬着箱子，跟着和尚一直走到太平湖地方，那裏拆得沒有什麼住戶，非常清靜，他們本來想害和尚，現在見錢已到手，那就不再費那事了，和尚說道：「得嘍，謝謝諸位，也快到了，我自己背着去成了，也沒有幾步了。」大家一聽，正自願意，可是還假意的說：「我們給抬到廟裏去吧。」和尚道：「哎呀，這已經勞大駕了，不敢當，我自己背着去吧，那裏道不好走，我走熟了，諸位不必往那邊去了。」大家遂放下箱子道：「那麼我們可不管了。」和尚道：「謝謝謝謝。諸位拿幾個錢抽烟什麼的。」說着，便要開箱子，大家急忙用手按住道：「不用不用，這點事算什麼：別打開，來吧，和尚背上它！」說着，便抬起來往和尚脊樑上放，和尚背了箱

子說道：「喝真沉，難得諸位給抬得這麼遠。」大家道：「我們人多，不算什麼。」說着，與和尚分別而去。大家走得遠了，都大笑起來。沒想到今天走這麼好運，一點不費事，把十幾萬的錢弄到手裏。有人說：「咱們得出城嫖窩子去。」有人說：「咱們倒是先吃飯吧，我還餓着肚子呢，剛才一點沒吃好。」大家一聽，也全覺得餓起來，於是他們一直去到大街，雇了幾輛車，到前門一個飯館去吃飯。大家開懷暢飲，別提多高興了，這個說：「要不我出主意，你們能得好幾萬塊錢！」那個說：「我的計策也不錯，要不是我換磚頭，可也麻煩那。」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說得非常高興。要了許多菜，真是一兩年沒這麼吃一回。那菜都是非常重貴的，他們一邊吃一邊說：「今天分的錢，絕不會不均，咱們得找地方再拿出來均分一下。」大家都贊成，因為誰也不知道誰的多少，都怕自己得的少。有人主張現在就全拿出來重新分，有人說不合適，叫夥計進來看見，叫人家懷疑，有人說：「那麼回頭飯錢怎麼給？」大家商量結果，是叫張三給，反正誰給都是一個樣，終久是大家再分。一個人給顯着好看。回頭嫖窩子也是一個人一個人給，走着個地方，大家輪着掏錢。最後住下的時候，那就各人給個人的。有人這時說：

「今天我手張不住下，因為我們的錢還沒有分均，各人一分開住，誰花多少錢，無法知道，萬一存在姓女手裏，有何憑據？」大家贊成，酒足飯飽，叫夥計算賬，夥計一算，共是一千二百多塊，大家嘆道：「不算多。」於是張三一掏錢，張三懷裏滿滿堂堂，凸囊囊的，他掏出一打子票，一看是手紙，大家笑道：「你怎弄打手紙掏了出來？」張三道：「我的錢在底下呢，先得把手紙掏出來。」說着，又掏了一把，一看，仍就是手紙，大家笑道：「你怎帶這麼些手紙？」張三心裏納悶，明明是洋錢票，怎麼會變成手紙？他道：「這天鬧痢疾。」說着，又掏出一打子票子來，拿出一看，仍舊是手紙，他的臉紅了，汗也出來了，大家越發笑，說道：「沒叫你變魔術，你帶這些手紙幹麼？」張三道：「我沒帶這麼些呀真奇怪。」說着，又掏出最後的一把，一看，仍然是手紙，這回不但張三納悶，連大家都納了悶。張三道：「李四你先給了吧！」李四道：「好吧，我給。」說着，李四也掏錢，他掏出一把來一看，也是手紙，大家笑道：「你怎麼也來這個？」李四心說：「我沒有帶手紙呀，這是那裏來的？」於是又繼續往外掏了所掏出來的都是手紙，他道：「謀位，咱們都把錢掏出來看看吧！」大家這時也納悶

了，便全往外掏，所掏出來的，沒有一個不是手紙的，大衆這才怔了，明明是「一箱子鈔票」，怎麼會變成手紙？這時夥計走了出去，低聲對掌櫃的說道：「三號這一桌，一共兩千多塊錢，他們這一些個人掏出一大堆手紙來，沒有錢，您得趕快想法子。」掌櫃的一聽，立刻給警署打電話，請速派警察來。一方又同夥計來到三號單間，單間這些人看着一大堆手紙發愣，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錢給不了怎麼辦？」有人出主意道：「這酒叫掌櫃的記賬，他若不記賬，咱們給他一跑，打出飯館兒，一大家一跑，也就只有這個辦法了。正商量着，掌櫃的走了進來，滿臉賠笑，作揖說道：「居位七飽啦，不許飽茶呢？」大家道：「不喝啦，多少錢？」掌櫃的道：「細啦，一千二塊錢。」大家道：「好，小費給二百塊錢。」掌櫃的道：「細啦，多謝居位。」大家道：「給記在賬上吧？」掌櫃的道：「細啦，沒什麼，可是記在那位的賬上？」掌櫃的真叫穩健，他不着急，他準知道一着急，不但要挨頓打，這些人還得跑了。先穩住了再說。這時有個叫甄懷仁的說道：「記我的賬上。」掌櫃的道：「細啦，你老貴姓？」甄懷仁道：「我姓賈，你都不認得了？」掌櫃的道：「細的賈三爺，我們見識不廣，你老多擔待。」大

家剛要站起來，掌櫃的道：「不忙，轎上給你們居位喝茶。」大家道：「不喝啦，」掌櫃的道：「細啦，這錢明天叫夥計到府上去取吧，不必你老送來了。」甄懷仁道：「好嗎，明天夥計到我家去取。」掌櫃的道：「府上是？」甄懷仁道：「留能胡同。」掌櫃的道：「細啦，留能胡同多少號？」甄懷仁道：「三十五號，由東口進去，一直到西口，路北的門，這是我家的後門，前門在頭髮胡同。現在不開。」掌櫃的道：「細啦，前門的錢，後門留能。」這簡直是懷到啦。大家站起來又要走，掌櫃的道：「請賈三爺留個片子，叫夥計拿片子去取，怕你老給錯了。」甄懷仁道：「也好。」他剛要掏片子，一想不對，片子是甄懷仁，沒印着賈三爺，他道：「片子沒帶着。」這時夥計走進來，向掌櫃的一直眼色，報告警察來了，掌櫃的態度立刻強硬起來，說道：「賈三爺把房住留留吧。」甄懷仁一聽，便氣道：「你這人還不相信我怎麼着。」掌櫃的道：「不是不相信，怕我記不住忘了。」甄懷仁道：「你們是幹什麼的？躲開，我們要走了。」掌櫃的道：「走不了吧。」甄懷仁道：「你還要怎樣？」說着，給掌櫃一個嘴巴，大家跟着蜂擁而上，把掌櫃的推了踉，一齊往外狂奔，剛跑到門口兒，警察到了，把住了大

門，一個不叫出去，大家都傻了，叫警察一一網上叫掌櫃的和夥計一點人數，一個不短，亂給帶到局裏，一審問，他們把一個窮和尚賣麵的事一說，警察說：「這一定是那個窮和尚辦的事，那個窮和尚實在有些奇怪，這時劉德道：「你們知道那窮和尚是誰？」大家道：「不曉得。」劉德道：「那個窮和尚就是濟公長老。」大家一聽，這才驚悟口念阿彌陀佛不止。這些人也全明白了，知道票子變手紙，就是濟公的佛法，警察道：「這你們可知道了吧，以後可別貪便宜了，個人利己，天理昭彰。」說着，便把他們都押到獄裏去了。話說和尚背着箱子，來到孝子張仁志家裏，張仁志和母親還未睡覺，正在念佛，一見濟公走來，十分喜歡，便道：「你老人家還背着箱子幹麼？」濟公道：「我這裏是錢。」說着，把箱子放下，他們母子從新行禮，張仁志道：「師父從那裏來？」和尚道：「我從太平湖來。賣了一天的麵，賣了十幾萬塊錢，不料有十幾個匪人，要搶我的箱子，他們替我背着，中途把票子掏出去，給我放了些磚頭，我又背到這裏來，真沉。」張仁志道：「爲什麼不把磚頭掏出來？」和尚道：「你真是實心眼兒，我能叫他們把錢都掏去嗎？錢還在這裏呢。」說着，一開箱子，果然滿滿都是鈔票。張仁志道

「那些匪人呢！」和尚道：「他們都進城裏去了，這十幾萬塊錢，我想開個買賣，開個什麼買賣好，你給我計劃一下。」張仁志道：「師父還要作買賣嗎？不如散給窮人呢。」和尚道：「我倒想給窮人，可是給了他們一分也就完了，如果作件事業，能夠養活些人，這錢老有，老能養活他們，不比白給他們強嗎？你好好給我計劃一下，我給你說個媳婦，幫助你工作，將來這個事業就是你們的。」張仁志一聽，連忙跪下道：「聖僧在上，弟子不一定聽聖僧吩咐，給師父作事，惟婚姻一層，弟子不想再繼續娶妻了。」和尚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你不娶妻，是你的意思，你就不顧慮到你母親的意思嗎？倘若你這樣擅自作主，是把你的母親放在何處？」張老太太也道：「孩子，他老人家給你說媒，一定錯不了，你應當感謝他老人家，怎麼倒拒絕起來？」張仁志一聽，連忙點頭道：「弟子完全答應你老人家了。」和尚道：「這才是好孩子，起來吧，你這個媳婦不錯，在學校裏考第一，要不是我和尚的面子，她可看不起你呢。」張仁志道：「那人家能願意嗎？」和尚道：「沒有不願意的。不願意的話，你們先見一面談談，而今我也得摩登起來，不能太守舊了。你們先交朋友，今大太晚了，我得住在你家。」

張仁志見濟公要住在自己家裏，十分歡喜，立刻給濟公收拾床榻，鋪上最新的被褥。濟公又提到他們的婚事。喝了幾碗茶，談了些閒話，快到十二點，這才睡覺，和尚住在堂屋，張仁志住在裏間，老太太住在耳房。和尚道：「喝，你們給我蓋這麼好的被子？」張仁志道：「這還怕有污聖體呢。」和尚點頭道：「睡覺吧，我夜裏要撒尿症，你們可別管，你們睡你們的。」張仁志答道：「您還撒尿症？」和尚道：「喝，我常撒尿症。」說着，便叫他們全去睡覺，和尚說：「我還有個約會，我等一個人，你們不必管我了！」張仁志也不明白和尚是什麼意思，只得睡去。和尚躺在床上，躺下就打起鼾呼，張仁志心裏說：「聖僧是累得可以了，沾枕頭就睡着了。」他也就不再驚動，自己進到裏屋去了。這時，房上蹲着一個賊，本來他就知道張仁志家裏人口簡單，想來竊盜，他一見有個和尚背着簞子來，又說裏面有十幾萬銀錢，心中大喜，心想，今天真是幸運，沒想到和尚自投羅網，其實他不知道和尚是專為他而來的。他這時見大家都睡着了，他還怕和尚打坐，容易驚醒，隨後一聽，和尚的鼾聲振耳。他喜歡道：「活該是自己發財。」他先投了一個間路石，見沒什麼響應，他翻身下來，先開了大門，為是逃跑容易

，然後把屋門輕輕探開，轉身進來，和尚駭聲大震。屋門開開，月光射進來，堂屋地上，放着大箱子。心中大喜。輕輕搬起，身體往下一蹲，把箱子扛在肩上，蹣跚的背了出來，一直出了大門，後邊並沒有人追，心裏別提多痛快了。一邊走着一邊想，這十幾萬銀錢，先娶兩個太太，然後開烟館。他往家裏走着，可是怎麼走也走不到，真奇怪，往日這點路，也就半個鐘頭就到了，誰知今天怎麼全走不到了，大概是因為背着箱子的緣故，又走了許久，彷彿竟迷了路，盡碰上死胡同。回來又往東走，走到頭兒，也是死胡同，只得走回來，又往西走，走了不久，仍是死胡同，他遂又往南走，拐了幾個彎兒，依然是死胡同，四方碰壁，都是死胡同。這時天亮了，他仍然沒走到家。道上來往行人，見他背着箱子，來回的走，十分奇怪，大家都看着他，一會兒，有個警察走來，見他背着箱子，轉圈兒，以為他是半瘋兒，這時有人說：「他一定是遇見鬼打牆，打他一個嘴巴，他就醒了。」警察過去，足勁兒打了他一個嘴巴。果然他驚醒了，睜眼一看，原來還在孝順胡同裏，始終沒有出口。警察問道：「你是幹什麼的？他當時說不上來，警察又向他要居住証，他也沒有居住證。警察十分懷疑，問他箱子裏是什麼，

他說是十幾幾萬塊錢。」警察一聽，越發可疑，問他從那裏背來的，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警察知道他並非善類，立刻把他帶到局裏，仔細一審問他，才知道他是個賊，打開箱子一看，見裏面並沒有錢票，而是許多磚頭。如是打了他一個嘴巴，罵道：「媽的你也太財迷，你也不先看看，背着這些磚頭走了一夜。」賊也直呼倒霉，說上了窮和尚的當，大家一聽窮和尚，一定又是濟公的點化，忙把磚頭倒了出來，把賊押起。且說濟公在張仁志家裏住着，一直睡到天亮，張仁志母子起來，和尚還在打呼。他們也不敢驚動，他們燒火，作水，收拾屋子，這時張仁志忽然想起昨天和尚背着的箱子來。他起來的時候，就見屋門開着，大門也開着，他以為和尚夜裏出去解手，忘了關門。現在他想起那箱子來，不由大驚失色，立刻嚷道：「呀！不好啦，昨夜一定鬧賊，把聖僧的箱子背走了。」他這一嚷，把和尚驚醒，和尚爬起來喊道：「不好啦，鬧賊啦。」張仁志道：「聖僧您老人家先別嚷賊早就走啦。您的箱子也沒有了。」和尚道：「哎呀這可怎麼好，我怎麼睡的這麼死，一點都不知道呢。」張仁志道：「好，您老人家昨天剛躺下就打起呼。」和尚道：「你怎麼不叫我？」張仁志道：「我看您睡得很香，所以不敢驚動。」

一和尚道：「那麼你們丟了什麼沒有？」張仁志道：「我們沒丟什麼，倒是那箱子不見了，一定叫賊人背走。」和尚一笑道：「箱子背走啦，不要緊，那是不值錢的東西，我正不想要呢。」張仁志道：「你不是說有十幾萬塊哪嗎？」和尚道：「是呀，十幾萬塊。」張仁志道：「十幾萬塊那就不少錢呢。」和尚道：「什麼呀？」張仁志道：「不是十幾萬塊錢嗎？」和尚道：「不是，磚頭。」他們一聽，全都笑了，說道：「聖僧真會打趣，昨天我們真以為您說的是十幾萬塊錢，原來是十幾萬塊磚頭。好，不但我們聽錯了，連賊也聽錯了。可是聖僧背這些磚頭幹什麼？」和尚道：「原來不是磚頭，是錢，這磚頭不是我說過是那些匪人裝的嗎？」張仁志道：「聖僧既然知道是磚頭，爲什麼還要背它？」和尚道：「我是送給賊人的，這個賊有背磚頭的癮，所以叫他背一夜。我的不是說昨夜還有個約會嗎？就等的是他。假如我和尚不來，你們一定要損失很多了。他們一聽，連稱聖僧佛法無邊。遂道：「在我懷裏揣着呢。」說着，由懷裏掏出許多錢來，擺了一床，他們一見，這才喜歡，和尚叫他先收起來，然後對他說：「咱們先吃飯，吃完飯我帶你上你媳婦家裏去。」張仁志驚訝道：「弟子那裏有媳婦？」和尚道：「你的

未婚妻家裏。一張仁志便看他的母親，張老太太道：「跟隨聖僧去吧，不要猶豫了。」張仁志遂不言語了，和尚道：「你可聽我的話，我叫你怎麼作，你就怎麼作。」張仁志答應着。吃過了飯，和尚帶着張仁志出來，一直夠奔李智恆家裏來，到了門口，和尚說道：「你在門外等着，可不准走，我叫你進來你再進來。」張仁志答應着，和尚上前叫門，走了進去。李智恆李智麗兄妹，全都在家，隨同李老太太迎接出來，來到大廳，落坐之後，老媽子獻茶和尚問道：「姑娘這回事得如何？」李智麗連忙過來，跪下叩首道：「多蒙聖僧神力，不然我非得苟不及格不可。」和尚哈哈笑道：「你不是不信我嗎？」李智麗磕頭道：「以前年幼無知，所以有瀆聖僧望你老人家多慈悲原宥才好。」和尚道：「一起來，我現在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你可能允許？」李智麗道：「別說一件，就是蹈湯赴火，在所不辭。」和尚道：「我現在給你說了一個婆婆家，女婿是非常好的人。」李智麗一聽，羞得低下頭去，和尚道：「你願意不願意？」李智麗這時說不上願意不願意來，說願意說不出口，說不願意，可怕得罪他老人家，而且又知道濟公說媒，不會有錯兒，她不言語，倒是李老太太道：「聖僧爲媒，真是小女的幸福，你們快快拜謝吧！」

「李智麗道：『我想要出家呢』和尚道：『你怎麼忽然想要出家？』李智麗道：『自這次考試之後，我忽然覺得考了第一，又該當如何？第一與第末，都是那麼一回事，我現在覺得萬事都是空，沒有意思。』和尚道：『善哉善哉，你的善根快現出來了，不過還不到出家時候，你還沒有澈底了解，你所感念到萬事皆空這是小乘法門，大乘論不是這樣。我們現在不單是要解脫自己，還要解脫別人的痛苦才成。你現在出家，你的母親你就不侍養了嗎？』李智麗一聽，這才恍然大悟，說道：『可是我一結婚，仍然不能侍養母親了。』和尚道：『不，因為你出家，你母親必要感到寂寞，你若結婚，雖然你每天不能在你母親跟前，但是你的母親精神上還不感到寂寞。況且你們結婚後，還可以住在一塊兒。我有十幾萬塊錢，希你們夫婦兩個人作一番事業，救濟些失業貧困的人們等到功成業就之後，再出家也不遲。現在能夠救一個人，便盡你們的力量救一個人，能救十個便救十個，一直到你們的力量沒有了方算完結，這才是真正偉大的成就，比現在出家強的多。』李智麗遂答應了。這時和尚口裏說了幾句話，他們沒聽出來說的是什麼，還不知是同誰說的，可是門外的張仁志聽了，張仁志在門外等的好不心煩，和尚不出來把

自己蹲在外頭，十分着急，可是又不敢離去，這時忽然聽見和尚叫道：「張仁志呀，叫門吧！」張仁志一看，沒有和尚，他只得上前叫門，這時又聽和尚說：「有人出來，你說找李智麗。」張仁志也不知道李智麗是誰。這時老媽子開門一看，便道：「您找誰呀？」張仁志道：「我找李智麗」。老媽道：「嗚，您等一會兒。」說着，便走進去叫道：「一小姐，外邊找您的」，李智麗一聽，以爲是同學的，立刻走出來，一看，不認識，不覺一怔，問道：「您找誰呀？」張仁志道：「我找李智麗。」李智麗道：我就是李智麗。張仁志一聽，臉立刻紅了，便道：「是濟公聖僧叫我找您的。」李智麗一聽，她也臉紅了，立刻往裏就跑，後來一想，把人家攔在外邊，也不合適。她不知怎麼才好，最後叫道：「媽您去吧！」李老太太道：「智恆你看看去。」李智恆忙走出去，張仁志道：「濟公聖僧帶我來的。」李智恆一看，立刻明白，連忙讓了進來，和尚道：「嗚，我真把他忘了，他大概等得急了。」張仁志也不敢說什麼，心說：「聖僧你老人家真會開玩笑」和尚道：「我給你們介紹一下，他叫張仁志，是個孝子，這位李老太太，這位是李智恆，這位姑娘你也知道是誰了，我也不必介紹了，你們兩個人特別談談，我和尚也

昇摩登濟公了。張仁志一見李智麗，非常美麗，又聽濟公說她在學校考第一，不覺非常喜愛。李智麗見張仁志青年老誠，也自喜歡。李老太太和李智恒也很喜愛張仁志。和尚道：「走呀，我和尚請你們逛公園。」大家一聽十分喜歡，李智恒便叫老媽子雇了幾輛三輪車，一齊來到公園。遊人一看這幾個人隨着一個窮和尚，大家都納悶。他們來到天河沿，在那茶座兒坐了，一會兒，張仁志的母親也來了，張仁志很納悶。問道：「您怎麼會來了？」張仁志道：「聖僧叫我來的。」大家道：「聖僧並沒有離開我們呀。」和尚哈哈笑道：「我用的是分身法。現在既都來齊，我們介紹一下。」於是和尚給他們見了，大家作了親家，更加親蜜。和尚主張在端陽節前舉行結婚典禮。由和尚給證婚。現在叫他們搬到一塊兒去住，籌備典禮事宜。他們全都贊成。並且擬了一個報稿，刊登廣告，上面寫着：「結婚啓事：我倆現經摩登濟公介紹，雙方家長同意，於今日舉行訂婚，並於端陽節日舉行結婚，特此啓事。張仁志李智麗同啓。」他們坐了一會兒，和尚說：「咱們划船呀。」大家全笑了，李智麗道：「聖僧真成了摩登濟公。」和尚道：「我划的比你們還划的好。」李智麗道：「當然，您用法術，不必划就能叫船走。」和尚笑

道：「你算明白。是我現在就在划着呢。他們不明白還是怎麼一個意思，和尚道：「我現在叫人脫離苦海慈航，這不是划着船嗎？」大家一聽，恍然大悟。說了一會兒話，便吃晚飯。這兒吃素，比西邊強的多。他們吃完了，又歇了一會兒，才各自回家，便準備結婚，先找好了一所大房子，他們全搬到一起，眼看到了端陽節他們結婚的事情已經籌備齊妥，到這大，在大飯店裏，舉行婚禮，消息發了出去，觀禮的人，非常踴躍，他們不是爲觀禮，而是爲看麼麼濟公。到了吉時，樂聲大奏，新娘子來了，新郎同着伴郎前去迎接，彩輿來到門外，新郎官向彩輿行一鞠躬禮，然後由伴娘扶着新娘子下車，大家一看新娘雖然低着頭，可是美麗的容說，也可看見，大家無不羨慕。新郎在前頭引路，新娘伴娘在後相隨，腳踏着紅氍，隨着樂聲，走了進來，新娘前邊有兩個小孩提着花籃，後邊有兩個小孩提着紗，新娘子就和神仙一樣，人們每賭到這種景況，連出家人都未免有凡思。何況凡人呢？進到裏面，他們爲了節約，不願把小米兒都撒在地上，所以一切虛禮完全取消。大家一看，新娘後面，跟着一個窮和尚，大家全笑起來，也不知道這窮和尚是怎麼擠進來的。這裏有茶房和知客等，過去把和尚攔住，說道：「和尚

一證婚人人席。」和尚道：「我和尚來啦，一說着，拖着草鞋，走進禮堂，大家都自暗笑。」司儀又喊：「新郎新婦入席，奏樂」樂聲人奏「新郎新婦相繼走出休息室，來到禮堂，站在中央，低頭向裏，就彷彿三堂會審似的。司儀又喊用印，一步一步的手續都得辦妥，最後是證婚人致訓詞，和尚遂道：「來賓裏不知法律沒有，和尚証婚，是否在法律上有效？我和尚可摸不清法律，按說和尚証婚，恐怕是第一次。可是外國教堂的証婚，牧師不就相當於中國的和尚嗎？」大家一聽，和尚的新知識還真不少，居然懂得得外國故事。和尚又說：「今天，張仁志和李智麗兩個人結婚，這個典禮實在殊勝，我和尚頗有點是和尚瞧嫁妝之感，大家全笑起來，和尚又說：「我和尚今天前奉証婚，是因爲張仁志和李智麗的兩個人是前世姻緣，並且他們兩個人結婚之後，不久，全要出家。現在我希望他們，在這戰時體制下，要努力增產，大家又笑起來，說濟公真不愧爲摩登了。正這時，突然從外邊闖進一個女人，長得頗爲美麗，其勢洶洶叫道：「仁志，你又結婚了！」張仁志一看，當時面紅娘，嚇壞了，大家也全都一怔，和尚一看口稱阿神陀佛，善哉善哉：一說罷用手一指，那女人不要大鬧花堂，經和尚一指，當時迷了志彌

，和尚道：「你先旁邊坐去，且看我同他說說。」這女人果自跑到一邊坐下。這娶婚禮照舊舉行。禮畢，大家入席，喝酒划拳，好不熱鬧，到晚間，新郎新娘回到家裏，入到洞房享受天倫之樂不提。且說濟公對那女人說：「叫我起來！」那女人便跟在和尚後邊，走出大門，大家也不知道上那裏去，主人還要雇車，和尚說：「不必，和尚還要帶她上旅館呢！大家一聽，簡直不像話，莫不是濟公和尚，他家早就給他一個嘴巴了。和尚帶着那個女人，在大街上走着，突然由左邊跑過兩人，向着和尚砰砰兩槍，只聽和尚哎喲一聲，撲通栽倒在地，要知濟公不死，且看十章：

1954年 2月 18日

2月 24日

2月 27日

3月 4日
3月 15日

1954年 3月 25日

4 5

4 30

5 14

6 4

8 12

9 22

10 1

10 29

2 18

4 14

6 6

9 9